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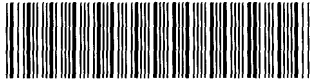
代 唐
論 概 學 文

卷上

中華業餘圖書館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300	382 2596		180
登記號		11764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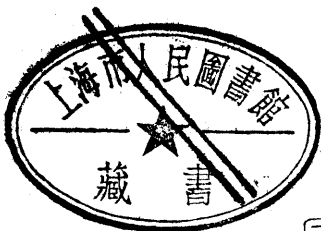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1098B

唐代文學概論

上册

朱炳煦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1644859~~

唐代文學概論 上卷目錄

唐代文學發達的原因……………一

唐代文學的特點……………五

唐代文學的派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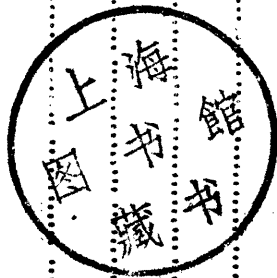
唐代文學之後世的影響……………六

唐代文學在歷史上之地位及其價值……………六

唐 文

一 唐文的演進……………六

二 唐文的分類……………八一



唐詩

一 唐詩的演進……………一三

唐代文學概論

上卷

唐代文學發達的原因

在中國文學劇場上，誰都知道除漢而外，就要算是唐代了。唐代的盛旺，確也是有牠的一種獨到的精神；爲的牠承在兩晉南北朝衰替以後，能夠另有一番振興，把各種學術都刷新了面目。尤其對於文學這一方面，是特別驚人，但究竟是甚麼原因能夠這樣的發達？我們確不可不研究一下，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必定先要明瞭牠的背景——就是當時社會上種種的情形——是怎樣？尤其是那時的政治狀況，格外的要注意。拿我個人的眼光看來：唐代文學發達的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

1 見重人材——高祖的時候，設立宏文館，又與州縣諸學，專以養成人材爲

目的，所以當時登進第的都是些俊才。後來又開辦禮部試驗，因此，四方的策名委贄之士，都不惜千里之勞苦，而來求學；又加之當時是重儒學，由京師到州縣，都設 選之士，專備應用；而且天子自己又詔德行才能的文士，就是遺世獨立的人，他都必定設法把他們請出來，所以那時候的人，個個都希望得人主——天子——的歡心，就專心去攻學，因此，時時有些宏才偉論非常之人出現。

2 講學風盛——太宗的天資是十分的聰穎，固然遇事勇決，就是對於文學也十分的精通，當時立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蘇勛、蓋文達等十八人做文學館的學士，未幾，薛收卒，又召劉考孫補替，並且命閣立本圖象，褚亮作贊，題名叫『字爵里』，稱十八學士，藏在書府。當時的人，個

個都很羨慕，叫牠『登瀛洲』，這十八學士就專司提倡，到各處講學。

3 交通發達——本來在隋代的時族，和西域交通的門戶就是伊吾、高昌、鄯昌等地，來往的咽喉是敦煌一地；東西來往的中心是張掖。到了唐代，征服了東西突厥，開闢天山南北、葱嶺東西的孔道，橫絕亞細亞，包有阿母河兩岸的地方，因此，就和波斯接近；又把吐谷渾、吐蕃等國征服，由青海、西藏經過尼泊爾，可以直達中天竺，也就可以和印度往來了。

交通這樣一發達，當時的文化，也就可以隨之而擴張，國中的文人學士，借着這個機會到異地遊覽，去吸收人家的精英；別地方的人士，也可以到本國來求學，學術方面當然可以日盛一日。

4 社會變遷——隋亡後，高祖即位，那般割據的羣雄，仍然在爭權奪利，社會方面，紊亂極點，人民也不得安甯；後來得太祖去平定，海內纔得昇平，八

民纔得安居樂業，這一來：人民思想受變動的影響，也就改變了，以前是迷於魏晉南北朝的腦筋，現在却一洗而新了。

5 思想言論自由——思想言論的分合，常常和政治有關係的；國土歸於橫行暴虐人主之手，那麼思想言論就不得自由了。譬如：在秦代的時候，行的那燒詩書坑儒生的虐政，還能談甚麼思想言論自由嗎？可是唐代則不然，如李白的思想是樂天，杜甫的思想是厭世，社會方面有不好的事體發生，他們就要罵；政治方面發生了變化，他們也就要罵，因此，人人可以發揚自己的情感，所以當時在文學上的發明也就多了。

唐代文學的特點

(一) 詩體的完備

詩體在三百篇上，大都是四言，後來變成騷——屈原作騷，後人仿其體，叫做騷體，其語尾皆用兮字——又變爲五言和七言，因此，詩之格體也就工整了；於是律詩和絕詩亦乘之而興。我們考究古詩之變成律絕等體，雖然在南北朝就有這種趨勢，但到了唐代纔算完全成立。

(二) 韓昌黎的復古

唐前文體是一種六朝的风格，潛勢力非常的大，雖然到了唐代，一時還沒有人出來改正，除甚麼詩歌有太白這一般人革新，其餘概依舊習，一直

到大歷間，纔有韓昌黎出來，專力矯正頹風，以古文相號召。後人稱他的文章，是起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之衰，因此，古文之風大盛。

(三) 柳宗元的遊記體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在中國文學界裏獨立一體，如：石渠記，小石潭記，永州八記等篇，的確是中國文學界中的絕品。

(四) 方外的文人

唐代文學的發達，原因很多，考查起來，一般人士，個個都去研究，人數因之日增一日，功效日大一日，作品日多一日，這一來，確引動了那般方外人的好奇心，也來研究文學，最著名的有下列幾位：

1 寒山——太平廣記中有一段說：『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

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常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爲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于樹間石上，有好事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于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又閩丘胤的序裏說：「寒山是文殊菩薩。」

2 呂洞賓——名巖，一作岳。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終南山。道，莫測所往。元遺山詩鼓吹中，有他的詩一首。別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就是俗說的八仙之一，又叫呂祖。他的詩很有劍氣。

3 靈一——廣陵吳氏子，居餘杭宜豐寺，禪誦之暇，輒賦詩歌，和朱放、張繼、皇甫曾爲塵外友，有詩集。

4 齊己——益陽胡氏子，少爲浮圖學，戒律之外，留心書翰，嘗住在江陵的龍興寺；自稱「嶽沙門」。生性好吟咏，終日和鄭谷酬唱，積以成編，題名：「白蓮集」。

5 義淨——一作淨義，范陽張氏子，字文明，咸亨初往西域，徧歷二千餘國，經二十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回國譯成華文。

6 虛受——嘉禾人，住會稽大善寺，博通內外，有義評鈔述義章文集。

7 虛中——宜春人，客於馬氏，住湘西栗城寺，和齊己是很要好的朋友，有碧雲集一書。

8 無可——范陽寶島的從弟，居在天仙寺，詩和島齊名。

9 智昇——居住長安西崇福寺，學大小乘，尤善毗尼宗，以大藏目錄新舊雜出，真僞相亂，乃撰開元釋教錄一書。

10 皎然——長城謝氏子，工畫，謝靈運的十世孫。文章雋麗，韋應物和顏真卿都很重視他，有儒釋交遊傳、內典聚，等書。

11 廣宣——蜀中廖氏子，他和劉禹錫是很要好的朋友。元和長慶兩朝，並為內供奉，賜居安國寺紅樓院，有紅樓集。

除此而外，僧中很有不少的文人，但秦半不能追考其履歷，在唐詩中尙可尋出不少的作品，現在且將有作品的寫在下面：

- | | | | | | |
|-------|-------|-------|-------|-------|-------|
| 1 子蘭 | 2 皎然 | 3 清江 | 4 法振 | 5 懷濬 | 6 栖蟾 |
| 7 清塞 | 8 修睦 | 9 可止 | 10 卿雲 | 11 處默 | 12 若虛 |
| 13 懷浦 | 14 貫休 | 15 無悶 | 16 良義 | 17 懷楚 | |

(五) 女流的詩人

除上面述及的些方外人也研究文學外，還有些女輩的人，也來研究文

學，最著名的有下列幾位：

1 薛濤——字洪度，唐時的名妓，本來是長安一個良家的女子。隨父至蜀做官，流落在蜀中，於是就入了樂籍。韋臯鎮蜀的時候，把她招家去，侍酒賦詩，稱女校書，在幕府中出入。她經過十一鎮，都以詩受知。晚年，家居浣花溪，穿女冠服，喜歡做松花小箋，當時稱為『薛濤箋』，她是專用此小箋裁書吟咏，戲酬賢傑。據云：現在的紅八行書，就是她遺傳下來的。

2 魚玄機——長安人，字幼微，一字蕙蘭，幼年就喜歡讀書，有才思，嫁於李億為妾，後來兩下愛情日漸疏遠，她就去披冠帔做道士，這也可算是個方外人了。

3 李冶——烏程人，字季蘭，性蕩，專工詩。劉長卿稱她為女中的詩

豪。當她在五六歲的時候，作詠薔薇一首，其中有兩句「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她的父親看見，歎她將來一定是個失行婦，後果如其言。著有詩集。

4 關盼盼——徐州的一個妓女，張建封把她納爲妾，築燕子樓給她住，以便吟詠。建封死後，她仍居樓上，十五年之久沒有另嫁，後來不食而死。

5 楊容華——楊炯的姪女，華陰人。

6 林氏——薛元嘜的妻子，濟南人。她博涉五經，家教非常之嚴，她的兒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和姪兒據、摠、播等都是她一手教成的，均登進士第。

7 喬氏——馮翊人，喬知之的妹妹。

8 王韞秀——元載的妻子。

9 張夫人——吉中孚的妻子，楚州山陽人，善吟詠。

10 晁采——小字試鶯，大歷時人，少年時和鄰生文茂約爲夫婦。及長，茂常寄詩通情。母從其意，遂嫁給茂爲妻了。

11 裴淑——元稹的妻子，字柔之。稹由會稽到京，住了沒一月，又出鎰武昌，她頗露難別之色，稹便賦詩安慰她。

12 劉采春——越中人，周季南的妻子。善歌，響遏行雲。

13 徐月英——江淮間妓女。有集行世，今不傳。

14 元淳——洛中人，善吟詠。

15 海印——蜀慈光寺尼，自幼出家，才思清俊。

除此而外，還有明皇的梅妃、太宗的徐賢妃、張琰、崔公達、劉雲、葛

〔附錄〕

鷓兒、劉媛、宋若照、宋若荀等人也都能吟詠的。（見後）

薛濤的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沈沈出更綠；何處江山有笛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魚玄機的早秋

「嫩菊含新彩，遠山閉夕烟；涼風驚綠樹，清韻入朱絃。思婦機中錦，征夫塞外天；鴈飛魚在水，書信若爲傳。」

楊容華的臨鏡曉妝

「林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張琰的春詞

「垂柳鳴黃鸝，問關若求友；晴不可耐，愁殺閨中婦。日暮登高樓，誰憐小垂手；昨日桃花飛，今日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正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雨。」

關盼盼的燕子樓三首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理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十年。

起看紅岳陽迴，又覩玄禽遍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李治的送韓撥之江西

「相看指楊柳，別恨轉依依，
萬里江西水，孤舟何處歸？
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
唯有衡陽鴈，年年來去飛。」

徐月英的送人詩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
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劉雲的有所思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
登樓望君處，竊竊翳關道；
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
玉井蒼苔春院深，桐花落盡無人掃。」

徐賢妃的妝殿答太宗

「朝來臨鏡台，妝罷暫徘徊；
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林氏的送男彥輔左貶詩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相仍。謫宦今何在？
銜冤猶未勝！天涯分越徼，驛騎速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
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處
點青蠅！」

喬氏的詠破籬

「已漏風聲罷，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後，無復有貞心。」

王韞秀的偕夫遊秦

「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

張夫人的拜新月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初籠桂，虛弓未引絃。拜新月，拜月妝樓

上；鸞鏡始安臺，娥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月臨人自老，人望月長明。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送容輝，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却憶紅閨年少時。」

晁采的春日送夫之長安

「思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還此別，只憂紅日向西流。」

裴淑的答夫禡詩

「候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近親。黃鸞遷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

葛鵲兒的懷良人

「蓬鬢金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

歸。」

劉媛的長門怨二首

「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
淚痕不學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

學畫娥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
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

崔公達的獨夜詞

「晴天霜落寒風急，錦帳羅幃差更入；
秦箏不復續斷絃，回身掩淚挑燈立。」

宋若昭的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

「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功。
修文招隱伏，

尙武殄妖兇；德炳韶光燁，恩沾雨露濃。衣冠陪御宴，禮樂盛朝宗；萬壽稱觴舉，千官信一同。」

宋若荀的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

「端拱承休命，時清荷聖皇；四聰聞受諫，五服遠朝王。景媚鶯初囀，春殘日更長；命筵多濟濟，盛樂復鏘鏘。艷鎬誰將敵，潢汾未可方；願齊山嶽壽，祉福永無疆。」

元淳的寄洛中諸姊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雁翼，望月想蛾眉。白髮愁偏覺，歸心夢獨知；誰堪離亂處，掩淚向南枝！」

海印的月下乘舟

「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

移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

子蘭的飲馬長城窟

「遊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馬嘶聞水腥，爲浸征人骨。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洗盡骨上土，不流骨中冤。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空留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靈一的棲霞山夜坐

「山頭戒壇路，幽映雲巖側；四面青石牀，一峯苔鮮色。松風靜復起，月影開還黑；何獨乘夜來，殊非晝所得。」

皎然的聽寒更寄朱巨川

「欹枕聽寒更，寒更發還住，一夜千萬聲，幾聲到君處？」

貫休的雪夜寄友人

「皓彩中宵合，開門失所蹤；何年今夜意，共子在孤峯。氣射燈花落，光侵壁罅濃；惟君心似我，吟到五更鐘。」

卿雲的送人遊塞

「去去玉關路，省君曾未行；塞深多伏虜，時靜欲屯兵。雪每先秋降，花常近夏生；閑陪射鵰伴，應到受降城。」

栖蟾的宿巴江

「江聲五千里，瀉碧忽於弦；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一汀巫峽月，兩岸子規天；山影似相伴，濃遮到曉船。」

法振的趙子君生子晬日

「老骨貴天生，飢膚片玉明；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國器嗟由小，風神望益清；抱來芳樹下，時聽鳳凰聲。」

良義的秋山答盧鄴

「風泉只向夢中聞，身外無餘可寄君；當戶一輪唯曉月，挂簷數片是秋雲。」

無悶的暮春送人

「折柳亭邊手重攜，江煙淡淡草萋萋；林鶻不顧離人意，更向落花枝上啼。」

懷楚的送新平故人

「遠聽鶉鷓思舊友，又因蝴蝶夢生涯；一千餘里河連郭，三十六峯寒到家。陰鳥宜分東曉鴈，晴樓高入上陽鴉；姜原西北與君別，應笑薄寒悲落花。」

若虛的懷廬山舊隱

「九疊嵯峨倚着天，每隨寒濕下巖煙；深秋猶身來心上，夜靜杉松到眼前。書架想遭苔蘚裏，石牕應被辟蘿纏；一枝筇杖遊江北，不見爐峯二十年。」

懷浦的贈智丹三藏

「壯歲心難伏，師心伏豈難；尋常獨在院，行坐不離壇。嶽雪當禪暝，松聲入呪寒；更因文字外，多把史書看。」

清江的早春書情寄河南崔少府

「日日東風至，陽和似不均；病身空益老，愁緒不知春。宇宙成遺物，光陰促幻身；客遊傷末路，心事向行人。道薄猶懷玉，時難欲厭貧；微才如不寄，赤縣有鄉親。」

無可的秋日寄厲玄先輩

「楊柳起秋色，故人猶未遠；別離俱自老，少壯豈能閑。夜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何當同一見，默語此林間。」

清塞的晚秋江館

「病寄西州居帶城，傍門高柳一蟬鳴；潯江月上見魚擲，荒徑葉乾聞犬行。越嶠夜無侵閣色，寺鐘涼有隔原聲；故園賣盡休歸去，湖水秋來空自平。」

可止的山居

「雪消春力展，花漫洞門垂；果長纖枝曲，巖崩直道移。重猿圍淺井，鬪鼠下疏籬；寒食煙微有，高風勢徹陂。」

處默的山中作

「簾籬高掛枕高欹，門掩垂蘿蘸碧溪；閑把史書眠一覺，起來山月過松

修睦的秋日閑居

「是事不相關，誰人似此閑，參籬當白晝，移榻對青山。野鶴眠松上，秋苔長雨間；嶽僧頗有信，昨日得書還。」

懷濟的通狀——懷濟，不知何許人。乾甯初，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感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

「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

齊己的湘妃廟

「湘煙濛濛湘水急，汀露凝紅裊蓮溼；蒼梧雲疊九疑深，二女魂飛江上立，相攜泣，風蓋龍輿追不及。廟荒松朽啼飛猩，笳鞭迸出塔基傾，黃

昏一片陰風起，新月如眉生關水。」

寒山子的止宿鴛鴦鳥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宵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

呂洞賓的二絕：

「獨上高樓望八都，墨雲散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唐代文學的派別

文學的派別，本來是很難研究，尤其是研究已往的文學格外的艱難。現在我們既然談的唐代文學，當然也要把牠的派別來研究一下，但用甚麼方法呢？在作者的意思：以爲細讀古人的作品，詳加考究，就可發現牠的派別了。現在把作者研究的結果寫在下面：——

1 從文字的意義中探求出來的派別

2 從文字的表面上探求出來的派別

現在爲研究便利起見，把牠分類寫下來：

1 從文字的意義中探求出來的派別，大概有三類：——

(一)寫實派——這一派是表情最老實的最正確的，他們把對於外界環境，和作者的情感；作品的情感，完全打成一致，文字裏所記的，和事實上所有的，也是完全一致，絕沒甚麼虛構假設的事體，所謂：『有憂說憂，有喜說喜，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但這一派中却又分做幾個派別：

A社會的寫實

社會的變遷，本沒有甚麼價值，可是一般文人就借着社會變遷的機會，得到許多材料，如人事的變遷，政治的混亂，軍事的興起，無產階級所受的痛苦，他們感覺得了，就發表許多文字出來，好像替人抱不平似的，如：

杜甫的石壕吏，是描寫官吏對人民的橫暴，人民的畏懼。

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是描寫戰場上的痛苦。

杜甫的兵車行，是描寫男子當兵的苦處。

杜甫的自京越奉先詠懷，和驅豎子摘蒼耳，這兩篇是描寫社會上不公平，他主張均產。

杜甫的秋雨嘆，是描寫做農的苦，他主張重農。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描寫娼女按琵琶，而悲痛其生活。

自然的寫實

自然界的現象是非常的複雜，確也很有描寫的價值，而且最切近事實的。長於這一派的文學家，大概都注重客觀的態度，事業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們精神所寄托的地方，如甚麼鄉村的情形，他們用很自然的氣格寫出來，如：

孟浩然的秋闌山寄張五，是描寫登山望景。

另外我們對於這一派的文字，要有點注意，就是他們借看自然的現象去發洩胸中的憂鬱，我們可以看下面幾個作者就明白了。

王維的渭川田家，是描寫田家晚景，並且表示隨遇而安的意思。

孟浩然的臨洞庭上張丞相，是描寫洞庭湖的名勝，並且自歎不得其時，笑那一般出仕的無恥。

C 關塞的寫實

我們仔細的考查唐代的文人，大概都在當時做官吏，一時被貶到遠處，或是邊界，他們就另有感想；或是在外面戀家戀國等等事情；或是行軍中的情形。這一類文字，大概有些悲觀的色彩，如：

王昌齡的塞下曲，是描寫在外作官是很苦的，意思是：「拋屍露骨，都是當時的一般英雄。」

岑參的走馬川行，是描寫行軍中的情形。

崔灝的黃鶴樓，是描寫戀鄉的意思。

李白的夜思，是描寫戀鄉的意思。

白居易的江南送客寄弟兄，是描寫戀家的意思。

王維的九月九日，是描寫戀家的意思。

D 愛美的寫實

愛美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一般文人學士來的更強，甚麼男女間的愛美，朋友間的愛美，可是對於女性的美，則另有注意，如：

杜甫的佳人，是描寫女子的美，其品格的高貴，性情的高抗，情感的濃郁，姿態的幽豔，的確達到最高點了。

李商隱的春雨，是描寫男女間的愛情。

王昌齡的同從弟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是描寫玩月想起舊友來，這是一種朋友間的愛。

「二」浪漫派——浪漫派的思想，完全是虛設的，或誇張的，所以他們發表出來的作品，大概是一種「超現實的」境界，別人讀起來，一定要另生一種新鮮的豐富的情感，而且覺得換了空氣似的，說不出來的一種的境况。

而且浪漫派的人，大概——

- (1) 反客觀，重主觀，排斥因習，蔑視規則，惟有自由不羈爲貴的。
- (2) 反對偏重規範的合理的主義，和道學主義，主張豪放縱恣的情感。
- (3) 終日在文藝中求生活，並不講求甚麼格式的齊整，義理的條達。

因此，他們的作品，就到了虛設和誇張的境界了。至於虛設的意義，大概是一種空想，在理論上並沒有絲毫的價值，可是牠在文學界裏確有着重大的價值，

所以古人說：『有若無，實若虛』這句話，分明告訴我們是一種虛無飄渺。還有誇張的意義，大概是誇大自張，一般文人學士，因為自己的思想高極，所以就浮誇起來；尤其是自誇，像李白的古風中有首說：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照這首詩裏面看來，就可見李白的自命不凡了。

還有陳子昂的幽州台歌說：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詩人的浪漫，除上面說的兩種外，還有一種，就是做事滑稽，像李白騎驢過衙門，就是表現他的浪漫了。

『三』象徵派——象徵就是美的內容表現的一部分，譬如：『寶石之美並不是因為牠的光彩色澤的美，實在因為牠能代表玲瓏純潔的性質，所以就美了。』這

種代表性，就是象徵。但象徵是因時代而殊，隨民族而異的，所以看見他們的作品，一定是他們各個人的個性，而且有獨到的地方，因此，他們的思想是一種超人的，如：

李白的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還有我們在他——李白——的古詩五十九首裏，尋出的——

『太白何蒼蒼』

『西上蓮花山』

『美人出南國』

等句子，就可見李白的超人觀了。

王維的西施詠，是拿西施來作比喻，烘托出：「人既有其具，都不愁沒有地方去用」這種意思。

另外白居易的琵琶行，是現身說法，喚醒世人。

2 從文字的表面上探求出來的派別，大概有四類：——

(一) 經學派——這一派的文士，大概都研究各種經學，得到一種見解，就著關於經學一類書籍，或是修改經學，或是注釋經學，如：

張參撰五經文字。

陸德明著經典釋文。

孔穎達顏師古同修五經義疏。

孔穎達撰周易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正義。

李鼎祚作周易集解。

賈公彥作周禮之疏。

徐彥作公羊之疏。

楊士勛作穀梁傳之疏。

唐玄宗作孝經註。

(二) 歷史派——這一派的文士，大概都是考究古代的事蹟，不正確者，就加以修改，如：

姚思廉撰梁書，又撰陳書。

魏徵等撰隋書。

令狐德棻撰周書。

房喬等撰晉書。

李百藥撰北齊書。

李延壽撰南史和北史。

和他們同時撰史書的，有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孫無忌等。

(三) 評議派——這一派的文士，是專門去研究古人的著作，而加以詳細的批評。其研究的對象，大概是史書，所以說出來的話，總是一種卓然名論，如：

杜佑撰通典。

劉知幾著史通。

(四) 譯著派——這一派的起源是在太宗時，有個玄奘——唐時之僧，姓陳氏，偃師人——博涉經論，嘗遊五印度，入戒賢律師之門，精寫佛典，經過十幾年，纔回到本國，帶有經論六百五十餘部，和他的門徒一同譯了七十五部，計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當時很受太宗的重視，並且引起一般文士的研究，如王維、柳宗元等。

〔附錄〕

白居易的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生平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開闌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

吊；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細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滄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嘯啞嘲晰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

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的渭川田家：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

王維的西施詠：

「豔色天下重，西施甯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洗

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王昌齡的塞下曲：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暗暗見臨洮；晉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杜甫的兵車行：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全文見唐詩章中。）

杜甫的秋雨嘆三首，錄第三首：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碑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溼高飛難。秋來未嘗見白日，泥汗后土何時乾？」

杜甫的自京越奉先詠懷：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全文見唐詩章中。）

杜甫的驅豎子摘蒼耳：

『富家酒肉臭，戰地骸骨白。』（全文見唐詩章中。）

杜甫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一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裾。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平際流。』

李白的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首思故鄉。』

李商隱的春雨：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晝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扎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鴈飛！』

李華的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夔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

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銜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客，寄身鋒刃，腸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宮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

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纒纒；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駭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憤憤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其人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岑參的走馬川行：

「君不見走馬川行雲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冰凝——。虜騎聞之應膽慄，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孟浩然的秋登蘭山喜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相自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村人歸，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齊，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孟浩然的臨洞上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崔灑的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白居易的江南送客寄兄弟：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王昌齡的同從弟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

「高臥南齋時，開帷月初吐；清輝澹水木，演漾在窗戶。葍風幾盈虛？澄

澄變千古；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千里其如何？微風吹蘭杜。」

杜甫的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作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五經文字：

計三卷，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先寫在牆壁上，後來改成木板，再後又改成石刻，到了周代纔雕印成書，這可算中國印板書最早的一部書。

經典釋文：

計三十卷，其內容是探輯諸經音及文字的異同，這部書是後世談經者所宗法的，不過他單立老子莊子於經，確沒有列孟子於其中，是因爲老莊爲六朝所競尙，而孟子在宋熙甯以前，不列於經典，是有因的。

陳書：

計三十六卷，貞觀中成是書。

隋書：

計今本八十五卷，其中本紀列傳爲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志三十爲長孫無忌撰；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爲李淳風所作；又經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修校一番，而魏徵總其事，作序論一篇。

梁書：

計五十六卷，本來是姚思廉的父親姚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沒有成功，到了貞觀三年，思廉受詔，和魏徵二人把牠續成功。

周書：

計五十卷，專載北周之史蹟。

晉書：

貞觀中，何法盛等十八家撰而未善，所以房喬和褚遂良等出來重撰，參加工作者，共計二十一人，其中的類例是敬播做的，天文歷律是李淳風作的。原本題太宗御撰，這是因為這部書出現後，太宗自爲宣武紀，陸機和王羲之二人的傳論。其內容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所記都是胡羯羌氏鮮卑十六國的事情，但缺少前涼和西涼。因為當時修史的，都是些文詠之士，喜好把那詭異的事情寫出，以廣聞見，又是用的駢儷體，

所以很受一般學者的譏諷。

南北史：

計南史八十卷，自宋起，到陳止，共一百七十年；北史一百卷，自魏起，到隋止，共二百四十二年。

史通：

計二十卷，論史法極嚴，自古以來的史家，都奉牠爲規律，但史官兼司掌故所知的，只有以褒貶爲宗，其餘的事情，都視爲枝贅，殊不合古法，而且上面的議論，又多偏駁的地方，像疑古和惑經兩篇，最受人的詬病，清浦起龍有史通通釋一書，就是這本書的節本。

北齊書：

計今本五十卷，在宋時已殘缺不完，大半補綴而成，並不是真本。

周易：

文王周公孔子三人所作，因伏羲所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到了秦時，大行焚書，獨此書以下筮存，所以在諸經中要算最完全的一部書。鄭玄注，現已不見，魏有王弼註，唐則爲孔穎達的疏，卽現在的註疏本，又李鼎祚作集解，宋有程子易傳，朱子本義。

毛詩：

卽詩經。因爲是毛公所傳，所以叫做毛詩。漢書藝文志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上面只稱毛公，並未著其名；鄭玄詩譜纔改稱大毛公，小毛公，據陸璣的草木蟲魚疏上說：大毛公是毛亨，小毛公是毛萇，都是漢趙國人。現在所流行的。就毛詩故訓傳，四庫提要定爲毛亨撰，有後漢鄭玄爲之箋，這一來：齊魯韓三家的詩完全廢了，只存了毛詩，唐代孔

穎達爲之疏，計四十卷。

周禮：

周公居攝以後作的，擬一種周室的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書成後，沒有能實行。到秦時被焚，漢河間獻王在山巖屋壁中得了一部缺少冬官篇的周禮，因此就把考工一篇加入其中。到西漢的時候，有個杜子春習周禮，略能識其字；光武以後，有鄭興、鄭衆二人，用解詁的功夫，鄭康成就採集各家的主張，來注周禮，注中所引的故書是初藏於祕府的藏本，其中民間傳寫的不同，即今之通行本。唐代賈公彥爲之疏，共四十二卷。

公羊傳：

舊本題周公羊高撰；其實是高以傳述，他的玄孫名壽和胡母子都錄爲書。

漢時有何林作解詁，其中多引織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本來公羊並沒有明文，不過是後學者相承的傳說罷了。唐代徐彥爲之疏。是用問答的。

孝經：

孔子爲曾子講說孝道而作的，共計十八章。舊有鄭康成注的今文，孔安國注的古文。到了唐玄宗御注用今文，這一來：古文沒行了。現在流行的疏本孝經正義，就是玄宗御注的，共三卷。宋時朱熹撰孝經刊誤，取古文孝經，分成經一章，傳十四章，並且元經文刪去了二百二十二字，由是以後，治孝經的，有今古二派，到元時有吳澄撰孝經本，改今文爲經一章，傳十二章，這一來：今古文都有改本了。

穀梁傳：

周穀梁亦所述，他的學生記下來的。有晉時范甯的注，唐時楊士勛的疏。本來穀梁和公羊是同一個先生學習，可是傳義之精密要算穀梁，公羊不能及。注本也是范本比何本好些。所以談春秋的有兩派，一爲穀梁派，一爲公羊派，因此穀梁和公羊合稱爲二傳。清時有許桂林作穀梁釋例，姚鼎和鐘文杰二人的穀梁補注。

通典：

這書是根據劉秩的政典編的。計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凡二百卷。清乾隆時，敕撰疏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典一百卷。

唐代文學之後世的影響

唐代文學的特色，固然是能獨立一幟，並且那時候的文人，也都另有一種風格，因此，影響於後世的地方很多，先就廣義的方面談：——

(一) 唐代用詩賦考試一般文士，所以有些命題是詩體，或是賦體，這的確是後世一切應制文成立的基本。

(二) 唐代用四六駢儷體裁，去陳說時事，這是開後世獨立體的先河。

(三) 唐代工詞的人，雖然不多，但確有引起後世士人研究的興趣，如五代和宋的詞，就是受了牠的影響。

(四) 唐代的小說，在唐代叢書中的虬髯客傳、南柯記等篇，是後世新雜記

體之祖，如聊齋誌異，就是祖宗這一派。

(五) 唐代亦通發達，所以外人來留學的也很多，其中以日本爲最著，如栗田真人吉備等人，因此日本的一切制度和人物，都效法中國。現在日本所通行的假名字母，就是這些留學生回國造成的。

(六) 富嘉謨和吳少微屬辭以經典爲主，後人效之，稱做「富吳體」。

(七) 西江派以杜甫爲祖。

上面這幾種是談的廣義的影響，現在我們再詳細的在各朝代中尋出幾條例子來，證明牠特殊的影響，姑且依着朝代的先後，寫在下面：

(一) 宋代：

1 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的詩，宗法李商隱，叫做「西崑體」。

2 王安石詩學杜甫。

3 梅堯臣詩學 韋柳。

4 歐陽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

5 張來詩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

6 陳師道的詩學 杜甫。

7 陸游詩學 杜甫。

8 真山民詩學 晚唐。

(二) 元代：

1 姚燧文法 韓愈。

2 楊載詩風規雅贍，音節學 唐。

3 劉中文宗 韓柳。

(三) 明代：

1 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庭相等倡復古，說道：「談文必秦漢，談詩必盛唐。」

2 劉基於詩，獨持高格，欲追逐韓杜。

3 李東陽詩宗杜甫。

4 茅坤選唐文研究，而加批評。

5 侯方域文效韓愈。

6 徐禎卿詩，初學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模盛唐。

(四) 清代：

1 方苞、劉大櫟等，文宗韓愈，開桐城派之先河。

2 錢謙益詩宗杜甫。

唐代文學在歷史上之地位及其價值

我們把眼光放大放遠，去察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究竟是怎樣？究竟牠的價值是怎樣？

原來中國在周秦的時候，就是一個文學極盛的時期，但當時各種學說紛紛而起，思潮也就奔放了。個個人都在那裏發揮自己的心得，摘出社會上的缺點，吹毛求疵的批評，於文學上並沒有大大的發展。

到了漢代，有司馬相如揚雄等出來，可是他們專想拿文學去得名；最可笑的就是喜好裝腔作調，去仿照前人，如相如專學屈原，揚雄專學相如和孔子，所以照這樣看起來：這時的文學，不能算是十分的完善。

後漢的時候，經學大興，有許書重和鄭康成等出來，做些攷據訓詁的工作，把從前所有的舊習，關於文學方面，完全刷新了一番。

到魏、晉、六朝的時候，終年是戰爭，一般士民感得沒有生趣，個個都要去遺世獨立，對於當時社會上的種種狀況，政治上的變遷，毫不加以注意，因此，他們發表出來的文字的內容，十有八九空泛無味，而且都注重形式方面去了。做起文來，專門是修琢詞句，處處去表現自己的小聰明，又可見這時代文學的價值了。

唐代有些文人學士，覺得這些文字，除堆砌文字外，就別無價值可言，實在太不成事體，所以就有陳子昂出來，把六朝的頹風推翻，韓愈出來把文體復古。這一來：古文的格調，又高洵起來了。

至於唐代文學之所以勝人的，就是爲着他們作的文調詞句完全清明而正直，

並且最重要的，就是內容，因為當時一般文人學士，個個都熱心問世，並且都學有心得，所以發表出來的文字，是雄厚氣寬，光耀萬丈。

宋代的文學，爲着承繼在五代文體衰陋之後，還沿用着四六文體；而專力攻古文的，如柳開、梁周翰、高錫、范杲、穆修、蘇舜欽、尹洙、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范仲淹、宋祈、劉敞、司馬光等人，比唐代似乎多了，但大部分還是追蹤韓柳二人，并且多半是道學派的文學，如朱熹、程頤、程顥、周敦頤、張載等人，就專門去研究，做出來的文章、冲容平易、不矜才藻，確爲後世純理的文章的先引。

可是宋代的詩，有一種體裁爲後世人士所企重的，就是西崑體，雖然取材博瞻，鍊詞精整，但不外出之妍華一途，學牠的，往往流於浮豔，弊病非常之大，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

至於遼金元的文學更不必談了，因為遼金迫宋南遷，恣恃兵力，蹂躪中原，對於文學上實在沒有甚麼關係，只有蔡珪、趙秉文等，在北方維持中國固有的文學。而元代比較好些，承宋後，長於理學派的文學居多，最使我們注意的，就是外說——施耐庵的水滸，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

明代的文學，變遷的情形，比較複雜些，明初有劉基、宋濂、高啓三人的追縱古文，到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出來，變文體叫『臺閣體』，後人學起來，弊端叢生。還有王守仁獨立一派，主張要光大孔孟真傳，不屑得拿文章去獎進後學者。後來又有茅坤、歸有光二人專致力古文，同時有李攀龍、王世貞二人，剽襲秦漢唐的面目，做一種偽體，因為自己官爵通顯，把持文柄，而茅歸二人一心想去矯正，勢力不敵，因此，文學發展的勢力，要被文人的官爵牽制，而一般文人學士的志氣，真個是依河落墮，可憐極了。

清代的文學，可述的就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等一般文人，矯正明末的陋習，振作唐代的遺風，在近世文學界裏獻功不小。又有方苞、劉大櫟等一般文人，專去模仿古人，他們主張：上規史漢，下仿韓歐，可是作起文來，都圖表面的好看，專堆砌詞藻，相傳爲桐城派。

現在我們總觀上面的概要，對於唐代的文學，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其價值，可以明瞭了。

唐文

唐文的演進

唐代的考試，是注重在文學方面，所以當時一般文人學士，都專心研究，但仍沿留着魏晉南北朝的舊習，發表出來的文章，大半用駢儷體；最有功的，就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在洪邁容齋四筆裏一段說：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

唐初的人，稱他們叫做『四傑』，他們的天資是何等的敏捷，像王勃作文，事

前并不細加思索，或者在酒酣飲食之後，就這麼隨隨便便，舉筆就寫，做成後毫不加以修改，就是很好的文章，當時的人，稱他叫做『腹藁』。那楊炯的文思，也令人可怕，就好像是江河，取之不竭似的；至於盧照鄰和駱賓王與王楊也並沒有上下。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麟德初對策高第，授爲虢州參軍；恃才傲物，坐事除名。父爲交趾令，勃往省視，渡南道過南昌，墮水卒，年二十九。有王子安集。

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初，充崇文館學士，坐事左遷盈州令，以嚴酷稱，卒於任。他和王盧駱並稱四傑，他嘗說：「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有盈川集。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官至新都尉，後得疾，手足攣廢，因居具茨山

下，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自沈潁水；素工文章，有盧昇之集。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就能賦詩，工文章。武后時，爲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討后，他代作檄文，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終。

在唐初四傑後繼承的，就是崔融、蘇味道、杜審言、李嶠四人，這四人之中要以崔融的文章爲最佳，李嶠次之，蘇味道、杜審言更次之。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舉進士爲隰城尉，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中宗時官至修文館直學士。

李嶠——字巨山，贊皇人，第進士，舉制策甲科，累遷給事中，玄宗時坐事累貶廬州別駕卒。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爲文章宿老，後世學者都很崇拜他。

崔融——字安成，全節人，擢八科高第，補宮門丞。中宗爲天子時遷侍讀，

典東朝章疏，長安中進鳳閣舍人，坐附張易之兄弟，貶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他的文章是華婉典麗，朝廷大手筆多委之。

蘇味道——樂城人，九歲屬辭，和李嶠俱以文翰顯，時稱「蘇李」。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武后朝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後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卒。

這時有一位文人，和當時的文學很有關係，就是陳子昂，他能獨立一派，發表文章，疎樸近古，把唐初沿徐庾之風大爲更變，在他的文集中，有盧藏用做的序說：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反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也。孔子後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

雲之儔，塊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尙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顛頓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體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初舉進士，入京未遇，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子昂輦千緡市之，衆驚問，他道：「余善此，明日可集宣陽里。」衆如期往，則酒肴畢具，捧琴高聲叫道：「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爲人知，此賤工之技耳！豈足留心！」說完將琴打得粉碎，拿了文軸遍贈衆人，居然一日裏名震都下，擢進士第，武后朝爲麟台正字，屢上書言事，遷右拾遺，武攸宜北伐，表爲管記，軍中文翰都委他做。後來父年老，解官歸侍，縣令段簡聞其富，便設法害他，後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有陳拾遺集。

繼承陳子昂之後，有張說、蘇頲二人，時在玄宗初政，齊名一時。張文精壯，蘇文敏瞻，二人擅長論誥表章，其體製則取精六朝，其氣習則上追兩漢，已有復古之情形。頲封許國公，說封燕國公，當時人稱他們倆是『燕許大手筆。』

蘇頲字廷頲，武功人，幼敏悟，一覽千言，第進士。開元時，累官同平

章事。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又字悅之，永泰中策賢良方正，累官中書令，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同時有個張九齡，詩文并工，和張蘇二人相埒。還有李邕是長於碑誌。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以進士累官左拾遺。玄宗生日，進千秋金鑑錄，後爲相，極言得失，推引正人，諤諤有大臣節，旋爲李林甫所厄，罷相家居，卒後天下稱爲曲江公。

李邕——江都人，玄宗時爲北海太守，故稱李北海，善書，才藝出衆，擅名天下，爲人剛毅激烈，後爲李林甫所害。

至於燕許文章，還是一種駢儷體裁。作純粹古文的，在陳子昂之後，只有蕭士、李華、元結、獨孤及等。

蕭穎士——字茂挺，晉陵人。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精籀學，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補議書正字，召詣史館待制，李林甫忌之，後授揚州功曹，去官。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所獎目皆爲名士，人稱他叫「蕭夫子」。

元結——字次山，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議三篇，帝悅之。後歸樊上，著書自娛，始號猗玗子，繼稱浪士，又曰漫郎，旣客樊上，更曰贅叟，晚拜道州刺史，免徭役，收流亡，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諸州，民樂其教，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

李華——字遐叔，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按劾不撓，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文辭綿麗，少宏傑

氣，當時人說他不及蕭穎士。有李遐叔文集。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幼時讀考經，他的父親警戒他道，『兒志何語？』他答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時，召爲左拾遺，遷常州刺史。憲宗時，舉制科高科，進右補闕。權德輿以女妻之。有毗陵集。他的文章是彰明善惡，長於論義。

德宗時，韓愈、柳宗元二人出，唐之散文亦因之而興，這時纔可算古文極盛的時期。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讓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他對於六經百家，可算是靡不通貫，而且他的文章都是深探本原，闕深奧衍，這是

爲後人最崇拜的一點，他的祖上本居於昌黎，宋元豐中，因追封爲昌黎伯，所以後世稱爲韓昌黎。

韓愈喜作六經之文，如原性、原道、師說諸篇，的確開宋以來理勝的文派，

宋蘇東坡謂：

「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感，而抑遏掩蔽，不使其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者也。」

又謂：

「匹夫而謂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弱，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

宋蘇明允上歐陽書；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宋黃山谷與王觀覆書：

『杜子美到夔州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矣！』

又謂：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又答洪駒文書：

「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宋秦少遊說：

「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摠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從上各段看來：韓文的價值可想而知了！所以蘇東坡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這話的確是不錯呀！

還有一層，就是韓愈雖則竭力追承周、秦，但也喜好漢、魏的文章，一心專在仿效揚雄，我們看他的：

「進學解」這一篇文字，就是解嘲的委蛻；

『送窮文』這一篇文字，就是逐貧賦的變相。

至於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起先喜作駢儷文，後來貶到永州，纔一心去仿愈而作古文。及至爲柳州刺史的時候，文章愈加進步，韓愈批評他道：「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他長於山水遊記，爲愈所不及，的確是禹貢及酈道元水經注以後，於中國文學界裏，獨立一體裁，如：

『小石潭記』，『石渠記』，『袁家渴記』等篇，其觀察可謂精微奇警。還有『永州八記』，在中國文學中可算是絕品了。

韓、柳二人，又喜歡以爲文之心法，開悟後進，如：

『韓愈的答李翊書』

『柳宗元的與韋中立論師道書』

至於二人雖皆以古文齊名，但胸襟筆法各不相同，現在將廖道南評韓柳的幾句話寫在下面：

「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零麕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盡所藏者，韓之文也。」

巍岩絕滯，奇峭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虛氛怪氣，岡克籠罩者，柳之文也。

又平原曠野，大將指麾，天衝地衝，自有配律者，韓之變。

間道斜谷，翠颺掣電，不可方物者，柳之變。」

韓愈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李翊、皇甫湜二人，李得韓之正，湜得韓之奇，湜又傳爲來無擇，再傳爲孫樵，這一來確開了一種「遞相授受」的情形，本來學文並不主一師，但自韓以後，就好像佛祖傳授一樣。

李翊——字習之，趙郡人，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性峭鯁，仕不顯，佛鬱無所發，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爲廬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他是從韓愈學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論語筆解、五木經、李文公集等書。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元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皇甫湜正集。

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關東人，從韓愈游，舉大中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辛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有孫可之集。

但當時的文章，雖有韓、柳二人的提倡復古，有人的承繼，可是不能蔚爲風氣，加之駢儷之植基很固，還沒能全部推翻，所以在韓、柳二人盛倡以後，古文之風又衰，剛好有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倡導四六文，這三人并行十六，有人稱四六文爲三十六體。

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溪生，河內人。開成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爲文瑰邁奇古，詩和溫庭筠齊名，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則感時傷事。有詩文集。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少敏悟，數舉進士不中，大中末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奏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廢棄終身，有握蘭集、金荃集、滿宮真稿等。

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以父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終太常少卿，著有酉陽雜俎數十篇。

總之，我們要知道，唐代的文有四變：

1 第一大變——陳子昂脫徐庾之風——重華。

2 第二大變——玄宗初年，張說、蘇頲以宏茂廣波瀾——重雅。

3 第三大變——德宗時，韓、柳之復古文體——重嚴。

4 第四大變——末年，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之倡四六體——重麗。

二 唐文的分類

有人分文的類別爲十類，或是十二類十三類不等，如：論辯、序跋、奏議、書牘、贈序、傳狀、詔令、碑誌、箴銘、頌贊、雜記、辭賦、哀祭，——這不過照其表面分的。現在作者的分類，是就其本體而言，所以就有些不同了；同時還要聲明一句，就是各類舉例只有一篇，不能將唐代的名人全部寫出，讀者如欲研究，可另看他書。今述概要於后：——

1 論理文——這類文字就是一篇義理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以推闡辯駁，而發明事理爲主，可包括：

論辯

韓愈的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唱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藎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人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與？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人；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

哲，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避滯勢乘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繼，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于經，質之與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B 序跋

柳宗元的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本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第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抑討磔裂，攢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璜琮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

奏詔策，論辨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尙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唉！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

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敍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敍，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弘孫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于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皆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釵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與用文理，貞元

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于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C 叢議

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一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重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

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是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默惡，思所貴，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D 書牘

李白的與韓荆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傑奔走

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播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貴人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于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

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啣恩撫躬，忠義謀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于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土，倘急難有用，敢効微驅！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猶謀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善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飭，惟君侯圖之。」

卮贈序

韓愈的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子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以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般，周公鳴周，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于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鑄、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輕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善；

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擇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2 敘事文——這類文字就是一種考據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以排比次第，點染生動，而且又非常的雅潔淨明的爲主，可包括：

A 傳狀

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

定皇甫明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
蹻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洛川，韋布之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
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旣酣，乃自援
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一曲；若
歡甚，又令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
輿履及，隣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
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盡興而返；
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百斛；而十年前後，賦
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三，乃曰：「凡人
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

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萬錢，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練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悞，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酒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甞，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必送老？」因自吟詠懷詩，吟罷自哂揭甞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

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

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元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願譚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B 雜記

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記

「自西北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蔬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

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吾未信之。」

C 序跋

柳宗元的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獨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

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以灌溉；又峻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有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能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

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

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D 贈序

柳宗元的送薛存義之任廬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澗，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

賤日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E 哀祭

韓愈的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常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

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

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

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邪？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以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

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

子，幸其長成；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下詔令

賂賓王的爲徐敬業討武嬰檄

「僞臨朝武后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呼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鸞翟，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蒼頭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蔡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城巾，竟是誰家之天下？」

3 審美文——這類文字就是一種詞章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以詞藻華瞻，於

才使氣，並且能夠陶寫性靈爲主。可包括：

A 箴銘

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B 辭賦

杜牧的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廊腰縵迴，蒼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長橋臥波，未嘗何龍；複道行空，不審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鞭鞭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碗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

多於在廩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C 哀祭

韓愈的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

而不可禁？余既博觀天下，曷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從誰？當秦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D 序跋

王勃的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

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宵；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附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露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淇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睽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

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

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鼠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甯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寒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權。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

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忍於偉錢；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頌贊

柳宗元的梁邱據讚

「齊景有嬖，曰梁邱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讚，卒讚於此？激讚有以，梁邱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邱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遲。時觀晏子

食，寡肉缺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譏賢協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邱可思，又况晏氏！激續梁邱，心焉孔瘁！」

唐詩

一 唐詩的演進

唐代的文，由上面看來，算是盛旺極了。但依大體而論，唐代的文學最重要的，反而在詩這一項。我們研究詩的人，必定先要明白有那幾種格式，大概在唐代就有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等，尤其我們要知道唐代的詩是分做四個時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現在把四個時期中的情形，研究一下吧！

說唐代的詩比文更盛，引一段來證明，在沈騏的詩體明辨序裏說是：

『唐以詩名一代，而統分爲四大宗；王魏諸人，首開草昧之風，而陳子昂

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勢，杜審言、劉希夷、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元結之奧曲，咸殊絕寡倫，而杜甫獨以渾雄高古，自成一家，可以爲史，可以爲疏，其言時事，最爲悚切，不愧古詩人之義，蓋亦詩之僅有者也。中唐彌矜琢鍊，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錢起之清刻，盧倫、顧况、劉禹錫之揚，及元白唱和之作，韓柳古風之體，張籍、賈島、孟郊之清刻，李賀之怪險，是其最也。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溫李西崑之體，婉麗自喜，皮陸鹿門諸章，往往超勝。若夫詩餘之體，肇於李白，盛於晚唐，然晚唐之詩，不及其詞，亦各有其嫩也。」

我們看完了上面這段文字，可以明白四個時期中的詩的品格了。現在爲詳細

研究起見，特分述於下——

(一) 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至玄宗開元初年(七一三)，凡百餘年。在這個時期之中，詩之格調，仍是依襲六朝綺麗的餘習。太宗作詩的時候，大概是關於幽豔的；虞世南則考究詩的聲律。到了高宗的時候，有個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專工詩，綺錯婉媚，風行一時，人稱他的詩體叫上官體，據詩苑類格上面載的：——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

- 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
- 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
- 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
- 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

五曰：「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

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油是也。」

又曰：「詩有八對：——」

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

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

三曰：「疊韻對——秋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

四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

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

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

歸是也。』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人多倣之，稱他的詩爲「上官體」。高宗時，官至西臺侍郎，武后得志，他密請帝廢后，武后知道了，將他殺了。中宗時贈中書令。詩有：

奉和秋日卽景應制：「上苑通平樂，神池邇建章，樓臺相掩映，城闕互相望。緹油泛行幔，簫吹轉浮梁；晚雲合朔氣，斜照蕩秋光。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槿散凌風縟，荷銷裊露香。僊歌臨朽詣，玄豫歷長楊；歸路乘明月，千門開未央。」

儀有一個孫女，叫上官婉兒，也很通文墨。武后在朝時，配入掖庭，因她辨慧能文章，並且通曉政事，武后便十分愛她，遂拜爲婕妤，掌管詔命。到了中宗的時候，更受寵信，拜爲昭容。這時，她便勸中宗設立修文館，選李嶠等二十餘

人任之。她有詩文集二十卷，可惜多失傳了！今錄詩一首於後：

綠書怨：『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

同時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是最著名的詩家，在藝苑卮言中有一段稱贊他們說：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麗，固緣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尙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王勃——是一個短命的詩人，只活到二十八歲。他是著名在一篇滕王閣序。至於他的詩是長於五絕，如思歸：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况復高風晚，山山黃葉飛！』

楊炯——爲文好用古人名，如：『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因此，當時的人便叫做『點鬼簿。』

夜送趙縱：『趙氏連城壁，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清川。』

盧照鄰——詩清藻，爲厭世派。如云：『倘遇浮丘鶴，』又：『飄飄凌太清。』詩有——

辛司法宅觀妓：『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頽。』

駱賓王——詩坦易，好用數字，時人稱他叫『算博士。』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詩有——

在獄詠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先是庾信作烏夜啼，和畫屏風，就開了唐代的七律和五律；又有隋薛道衡作昔昔鹽，就開了唐代的排律；但是作的些聲調都不能夠和諧，而且用韻又不十分有規定，至四傑出，纔加以整理，立定五律排律的格調，若外此調者就叫做五古，或是七古，然而雖經規定，但做起來，還是不甚高明。

到陳子昂出來，他就追蹤魏晉，把齊梁的劣氣一掃而空，這一來，唐代的古風體格大盛，所以作起詩來氣是非常的厚，力是非常的強，可惜格調還不能夠妥合。他的詩推爲傑作的，有感遇詩三十八首，直逼阮籍詠懷。

送客：「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在四傑之後，有沈佺期和宋之問二人，也是專工詩的，當時人又稱做「沈宋」，他們把詩的格調規定一下，由此唐代的五律七律排律總算完全成立了。在

藝苑卮言中有一段可以表明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

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詞以悅帝。

雜詩：「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工詩，有才而無高潔的思想，專在字句聲律上用功夫，毫無渾雄獨出的氣象。詩有——

題大庾嶺北驛：「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
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除上面諸大文學家外，同時的還有：

1 魏徵——字玄成，曲城人，初事太子建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轉祕書監，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徵狀貌不揚，而犯顏敢諫，凡上二百餘奏，沒有一次不是很愷切的。太宗頗敬憚他，封爲鄭國公，卒諡文貞。他的詩有述懷之作，冠唐詩選之首。

述懷：『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木，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復誰論？』

2 虞世南 字伯施，餘姚人。太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後以銀青光祿致仕。他的字是學的浮屠智永，丰趣秀逸，爲世祕愛。太宗命他寫列女傳於

屏風，並稱他有五絕，德行忠貞博學文詞書翰。

春夜：『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3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博涉文史，工楷隸，以魏徵之荐，累官黃門

侍郎。高宗在朝，封他爲河南郡公，直言敢諫。到了武后的時候，被貶爲受州刺史，後來憂慮成疾而卒。

4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爲人生性簡放，種黍釀酒，蒔藥草自供。著書

東臯，自號東臯子，有東臯子集。詩有——

野望：『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騎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5 賀知章——字季真，山陰人，嗜飲，工文辭，善草書隸書。生性曠亮，善

談說，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巷里，屬詞動 卷軸，時

人愛讀。卒年八十六歲。

他的詩多近於自然，但保存者很少，茲錄其傑作二首於後：

『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

刀。』——柳枝詩

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

客從何處來？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包融——吳興人，有才名，制官擢第，官至集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

張若虛齊名，號吳中四士。詩有——

送國子張主簿：『湖岸解纜初，鶯啼別離處，遙見舟中人，時時一迴顧。

坐悲芳歲晚，花落清軒樹，春夢隨我心，搖揚逐君去。」

7 張若虛——揚州人，爲袁州兵曹。詩亦能不拘常格，最著名的是春江花月

夜。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8 張旭——以飲名，詩不爲重。（詳見附錄）

桃花谿：『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

9 文章四友——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嶠。（詳見唐文章）

杜審言的送崔融：『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

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掃，秋風古北平。」

崔融的西征軍行遇風：「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颯颯吹萬里，昏昏同一色。馬煩莫敢進，人急未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夙齡慕忠義，稚尙存孤直；覽史懷浸驕，讀書嘆孔棘。及茲戎旅地，忝從書記職。兵氣騰北荒，軍聲振西極。坐覺威靈遠，行看氛祲息。愚臣何以報，倚馬申微力。」

蘇味道的詠虹：「春暮萍生早，日落雨飛餘。橫彩分長漢，倒色媚清渠；
梁前朝影出，橋上晚光舒。願逐旌旗轉，飄飄侍直廬。」

李嶠的長甯公主東莊侍宴：「別業臨青甸，鳴鑿降柴宵。長筵鷓鴣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1) 長孫氏——太宗的皇后，河南洛陽人，自幼就嫻習文藝。到做了皇后以後

，更喜歡看書，對於服用僅取約樸足用的主義。她的作品有春遊曲：「上苑桃花朝日明，蘭闈豔妾動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花中來去看舞蝶，樹上長知聽啼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

氏著有女則十篇，今不傳。她是一個短命鬼，只活到三十六歲（六〇一——六三六）。

11 徐惠——太宗的妃子，湖州人。出世五個月就能說話，四歲便通論語及詩，八歲即能做很好的文章。她的著作，長於駢賦，詩次之。如：

長門怨：「舊愛柏梁台，新寵昭陽殿。守分辭芳輦，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顏恩誠已矣，覆水難重薦。」

粧殿答太宗：「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二) 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七一三)，至代宗大歷初年(七六六)，凡五十餘年。在這個時期之中，詩算最盛了，而且又最妙的，出了不少的名家，在漁洋詩話中有一段說：

『盛唐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朓、江淹、何遜，邊塞之作，則出鮑照、吳均也。唐人於六朝，率攬其菁華，汰其無蔓，可爲學古者之法。蓋自陳子昂追建安之風，開元之際，則張曲江繼之，李太白又繼之。沈宋集律體之成，而王孟高岑益爲華贍，子美兼擅古律，是盛唐之宗矣。』

盛唐之所以盛旺的，固然在右所引的些名人——張九齡、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孟高岑並稱爲四唐人）李頎等人的成績好，但同

時也因為玄宗的提倡。

最可以代表這時期詩的精神的，是詩豪李白，和社會詩人杜甫，現在先比較他二人的生活，及其詩筆。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生於昌明的青蓮鄉，自號青蓮居士，他的與韓荆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面心雄萬夫，……』由此我們可以知他青年時的歷史了！

當他的父親爲任城尉的時候，他認識了孔巢父，二人非常要好，同隱於徂徠山，狂歌縱酒，時人稱做『竹溪六逸』。天寶初，他南遊會稽，和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未幾，玄宗詔筠入京師，他也跟著到了長安。這時他已認識杜甫了。

他在長安，終日和一般酒徒在酒肆中爛醉，舊唐書中李白傳說：『白既嗜酒

，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又杜甫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舊唐書李白傳又有一段說：「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命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這時，李白是在玄宗面前，爲供奉翰林。據說有一次，他吃得大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懷恨在心，便在貴妃前下讒言，所以每當玄宗要放李白做官，貴妃總是阻止。不過，李白是毫無功名的慾望，他見着這種情形，便懇求還鄉了。舊史上有段爲證：「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

從此，他浮遊天下，後來寄居金陵。到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作亂，明皇奔蜀，永王李璘爲江淮兵馬都督，請他做府僚。後來永王謀獨立，失敗之後，他因

此被長流夜郎。後雖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在宣城，時在寶應元年（七六二）。

他是一個浪漫的詩人，在他的一生生活裏，可算是：時而隱居山林，時而沉醉酒肆，時而放浪江湖，時而鍊丹修道。至於他的軼事，更是多不可言，最滑稽的是騎驢過衙門。談到他的詩，不外乎是「豪放」二字，如：

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懷仙歌：「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

所以趙甌北評他的詩道：「其詩之不可及，在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彫章琢句，不勞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趣。若論其沈刻不如杜，雄鷲不如韓，然彼則用力而不免痕迹，此則不用力而獨手生春。」

他的詩，以氣韻勝，縱橫自在，實在是絕高的天才。他好作古體，如：

「遠別離，梁父吟，烏夜啼，烏棲曲，蜀道難，將進酒」等篇。

還有他的詩，常將月和酒說進去，如——

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自遣：「對酒不覺暝，落落盈我衣。醉起步溪月，烏還人亦稀。」

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至於他的詩體，以五絕爲最佳，如——

夜思：「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首思故鄉。」

獨坐敬亭山：「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七絕和七古也很有意思，如——

山中問答：「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杜甫——字子美，是杜審言的孫子，居長安杜陵，號少陵。幼年家庭貧窮。便在吳越齊魯之間奔走以過活。差不多年年他都是在過着厄運。直到玄宗在朝時，才得爲右衛率府胄曹。

他做的一個閒曹小官，可算是終日無事，因此，他便和一般窮詩人來往，藉此可以觀察民間的生活，我們在他的詩中可以看得出的，如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

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冬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嗷嗷？

天寶年，國內大亂，他這時正在奉先縣看他的妻子。直到末年（七五五）十二月，洛陽失陷，第二年，玄宗見潼關不守，便出奔向西去了，太子亨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他才帶了一家大小到鄜州地方去。心想到靈武那裏去一趟，可恨在途中陷於賊中，經過了半年之久，始得脫身，肅宗便授他爲左拾遺。後來爲了救房琯，被貶爲華州司功參軍，這時正是風聲鶴唳，遍地皆兵的當兒，他單身奔到洛陽，當時的苦況，在下面幾首詩中可以看出。

同谷縣作歌：「……短衣數挽不掩脛；……男呻女吟四壁靜……鄰里爲我色惆悵！」

無家別：「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後仲來至蜀，生活才稍得安定，但仍是很窮，終於死在未陽。他有一首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敘他在蜀時的苦况，現在寫在下面：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沙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大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眼見了種種兵禍的慘酷，並且自己受了若干痛苦，於是，他便主張非戰

！在他的詩中常可以看到。現在寫幾首作例——

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如營？就糧近壘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亦何苦！聽婦前致詞：一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至於他的詩，是以長篇的五言爲最佳，那七言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五律氣局闊大，使事曲妙；七律則五色藻績，如八音之和鳴。

我們從上面看來，可以知道：李白、杜甫二人作品的卓絕，他二人的思力，是非常沉厚，筆下又易於達意，每每對於一語，必定千錘百鍊，方纔寫出；並且還可用長篇來敘述時事，幾十韻幾百韻是不限的，所以韓昌黎先生說：

「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

現在寫兩篇李杜二人的作品於下：——

杜甫的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惜昨路繞綿亭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交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真原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避天姥，雲霓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按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

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片；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尙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現在將他們二人不同的地方列表於后：

李 白

杜 甫

南方化

仙品

出世

理想派

受道教的感化

以氣勝

一氣呵成

放吟於自然之間

樂天

放縱

如海

北方化

聖品

入世

實際派

守儒道之範圍

以情勝

苦心經營

感慨時事

悲觀

狹窄

如山

才學

李白嘲笑杜甫：『借問何由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又寄杜甫道：『思君如汶水，浩蕩寄南征。』而元稹作杜甫碑文，則說：『李不能窺杜之藩籬，況其堂奧！』總之我們讀詩宜讀李白詩，學詩要學杜甫詩。

其他盛唐的詩人，都分做兩派如後：

一，自然派——在這一派中最傑出者是——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開元九年進士。善書，工畫，知音樂。登第後，調爲太樂丞。天寶末年，安祿山陷兩京，他被拘留。亂平後，授太子中允，遷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卒。

他是一個美術家，既會作詩，又會作畫，故人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他愛好山水，得宋之間的藍田別墅。在輞川，有輞水繞其下。那裏風景，非常幽雅，有斤竹嶺、華子崗、北垞諸名勝。他在這種優美的環境之下，終日和好友裴迪浮舟、彈琴、吃酒、吟詩、等。他又信佛，每日齋僧，坐禪念佛。關於這一類的詩，在他的輞川集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他也因此成了一個歌唱自然的詩人。

——田園派——了！

他的詩，學的是陶潛，得其清腴，長於五言，有蘇東坡說：『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方春秋。』爲證，現在寫幾首爲例——

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這一首描寫的景緻是何等的優美！

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

雛麥苗秀，鴛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這一首簡直和陶潛相近了！

木蘭柴：『秋山歛餘照，飛鴻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風無處所。』——這一首描寫的景緻是何等的幽絕而玄妙呢！

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一首就有禪意了。

現在我再寫他寫景的佳句幾種於後：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

談到他的非戰詩也有好多，茲錄一首於後，以見一斑。

隴頭吟：「長安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此外有隴西行，從軍行，從軍辭，塞上曲，隴上行等。他的詩，除特長是五言外，七言也有獨到的地方，如：

酬郭給事：「洞門高閣諳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闥。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洛陽女兒：「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脍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

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教蹈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璣；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祇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南越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其次是——

孟浩然，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年四十，方遊京師，應進士，不第，便回家鄉。後來張九齡爲荊州鎮使，請他去爲從事，這一來，二人終日吟咏賦詩。他的詩，和王維一樣的學陶潛，得其閒遠，長於五言，如——

過故人莊：『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宿來公山房期丁大至：『夕陽度西嶺，羣壑條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烟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夜歸鹿門山：『山寺鐘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路向江村，我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麴公樓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寞，惟有幽人夜來去。』

現在將王維和孟浩然二人的詩的不同的地方分述於后：

在未談比較前，先引贊揚他二人詩的話幾條——

1 李東陽說：『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

2 許彥周說：『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以下，當爲第一。』

談到他二人詩的不同，古今名人的評論很多，茲錄之以爲證：

1 李東陽說：『王維豐縟而不華麗，孟詩却專心古淡，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詩爲尤勝。』

2 王世貞說：『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

3 王阮亭說：『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

4 施閏章說：『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轉覺易盡，大遜右丞。』

5 葉星期說：『而孟則大不如王矣！』

6 馮備說詩：『摩詰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若孟公則真山澤之癯矣！』

7 星期又說：「王維五律最出色，五言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渺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

8 沈德潛說：「五言絕右丞之自然。」

與孟同時的詩人有——

1 元結——傳見前——他也是一個愛好山水的人，意態非常閒適，能用很樸素的文字來描寫他對於自然界的欣賞。如：

夜宴石魚湖作：「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情；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曠曠始欲生。夜寒閉窗戶，石溜何清冷！若在深洞中，半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

醒。」

石魚湖上作：「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盃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無爲洞口作：「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山中得無問。」

2. 韋應物——長安京兆人。玄宗時，扈從遊幸，後累官至左司郎中。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多惠政，時人稱「韋蘇州」。性高潔，常掃地焚香靜坐，詩如其人，世稱王孟韋柳。

他的詩，也是學的陶潛，如——

寄璨師：『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

燕居卽事：『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

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窗閱。』

3. 柳宗元——傳見前——他的詩，也是學的陶潛，如——

溪居：『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

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學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冷冷

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亦喧；倚檻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4. 儲光羲——兖州人。開元進士，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反，

陷賊自歸。有正論文集詩集。

他的詩，也是田園派，如：

田家雜興：『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開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之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來朝能飲否？』

二，寫意派——此派中最傑出者是——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玄宗時舉有道科，累官蜀彭州刺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年五十始爲詩，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有高常侍集十卷。

他的詩，是得力於鮑照，能運用奔逸的天才來做解放的詩體，如：

登百丈峯：「朝登百丈峯，遙燕支道；漢壘青冥冥，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匈奴終不滅，寒山徒草草。惟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營州歌：「營州少年愛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岑參，南陽人。肅宗時，杜甫薦爲左補闕，後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客死於蜀。參夙佐戎幕，善屬文，詩調尤高，世稱爲「岑嘉州。」

他的詩，是長於七言，如：

白雪歌：「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朔飛雪；急如一夜春風來，千樹

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孤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護都鐵衣冷猶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鏡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李頎，東川人，開元進士，官新鄉縣尉，有詩集傳於世，論者謂律詩當與高適並驅。詩有——

古從軍、從軍行等篇屬非戰外，尙有——

望秦川：『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有客歸歎歎，淒其霜露濃。』

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烏孫腰間佩兩刀，刀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翳蟪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銷金環儼相向；回頭瞪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題綦母校書田家：『常稱掛冠吏，昨日歸滄州；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豈伊問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丘；生事本漁釣，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

古意：『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

莫敢前，鬢如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送魏萬之京：「朝聞遊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王昌齡，字少伯，江甯人。爲祕書郎，在開元天寶很有聲譽。晚年因不謹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有集五卷。

他的詩，是緒密而思清，所以當時的人稱爲「王江甯」。如——

道郭司倉：「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塚，春潮夜夜深。」

至於詩格，他是長於七言，如——

從軍行：「烽火城西百丈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闈萬里愁。」

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綦母潛，字孝通，荆南人。開元由宜壽尉入爲集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有詩名，如——

宿龍興寺：「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登進士第，喜蒲酒。累官駕部員外

郎。有——

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酒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之渙，并州人，工詩，文動一時。傳說：他和王昌齡高適三人在旗亭飲酒，來了許多伶官妓女，他們便相約聽她們歌唱，如果是自己的詩，就在牆上畫一記號。片刻，適得一，齡得二，獨缺之渙，之渙大怒，指着妓中一最佳者說：「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詩，那我以後就不敢和二位爭衡了！」果然，這妓唱他的

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

張九齡，繼陳子昂而以品行醇正稱，詩有——

初秋憶金均兩弟：『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送韋城李少府：『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野花看欲盡，休鳥聽猶新。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尙爲鄰。』

在這時期中的詩人，除上面所舉外還有：

丘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草生堂下。官至太子右庶子。年八十餘致仕，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善爲詩，和王維劉長卿友善，

詩有——

尋西山隱者不遇：「絕頂一茆茨，直上三十里；叩關無僮僕，窺室惟案几。若非巾柴車，應是釣秋水；蹉跎不相見，徬俛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窗裏；及茲契幽絕，自足盪心耳。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2 王灣——洛陽人，先爲進士，開元初爲滎陽主簿，馬懷素欲投正羣籍，灣在選中，後爲洛陽尉。詩有——

奉使登終南山：「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崑崙。石壯馬徑窮，苔色步緣入。物奇春秋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衣溼；倚巖見廬舍，入戶欣拜揖。問性矜勤勞，示心教澄習；玉英時共飲，芝草爲餘拾。境絕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受，九轉兼是給。辭處若輕飛，憩來無吐吸；開襟超已勝，迴路倏而及。烟色松上深，

水流山下急；漸平逢車騎，向晚眺城色。峯在野趣繁，塵飄宦情緝；辛久爲吏，勞生何妄執！日暮懷此山，悠然賦斯休。」

3 崔顥——有文無行，終司勳員外郎，嘗過黃鶴樓賦詩，李白見而賞之。

詩有——

黃鶴樓·『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長干行·『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4 賈至——字幼隣，洛陽人，擢明經第，爲單父尉，從玄宗幸蜀，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坐事當誅，肅宗惜去榮才，詔貸死，

至切諫。代宗時歷官右散騎常侍，卒諡文。詩有——

送友人使河源：『送君魯郊外，下車丘高上；蕭條千里暮，日落黃雲秋。舉酒有遺恨，論邊無遠謀。河源望不見，旌旆去悠悠。』

5 常建——開元進士，大歷中爲盱眙尉。詩有——

送李大都尉：『單于雖不戰，都尉事邊深；君執幕中祕，能爲高士心。海頭近初月，磧裏多愁陰；西望郭猶子，將分淚滿襟。』

6 李義——字尚真，房州人。兄尚一尚正，合著李氏花萼樓集，詩有——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水殿臨丹禦，山樓遶翠微；昔遊人託乘，今幸帝垂衣。澗篠峯緣合，巖花逗浦飛；朝向江曲地，無處不光輝。』

盛唐詩多極了，我們如要研究，可以參考殷璠河嶽英靈集，和元結篋中集。

(三) 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七六六)，至文宗太和初年(八二七)

凡七十餘年。在這個時期中，詩的風格稍微變了一點，大家都去研練字句，力求工秀，對於雄厚之氣，厚重之致，早經失去。可是因為繼承盛唐之委，還不分優劣，最有名的就是：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性剛多忤，官終隨州刺史，詩調雅暢，五言尤神妙，權德裕稱他爲「五言長城」。有劉隨州集。詩有——

送張七判官還京觀省：「春蘭方可採，此去葉初齊；函谷鶯聲裏，泰山馬首西。庭闈新柏署，門館舊桃溪；春色長安道，相隨入禁闈。」

別李氏女子：「念爾嫁猶起，稚年那別親；臨歧方教誨，所貴和六姻。俛首戴金釵，欲拜凄且嘔；本來儒家子，莫恥梁鴻貧。漢川若可涉，水清石磷磷；天涯遠鄉婦，月下孤舟人。」

其次爲大歷十才子——

1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詩有——

晚到盤_屋耆老家：「老翁曾舊識，相引出柴門，苦話別時事，因尋谿上村。數年何處客，近日幾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憶子孫。亂藤穿井口，流水到籬根。惆悵不看住，空山月又昏。」

天長久詞：「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光解天意，偏發殿南枝。」

2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終於中書舍人。興致繁富，如出芙蓉，他的詩以寒食一首為最著名，代宗非常賞識，詞為：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3 錢起——字仲文，長輿人。工於詩，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詩有

罷章陵令居過中峯道者：『丘壑趣如此，暮年始栖偃；賴與無心雲，不笑歸來晚。鳴鳩拂紅枝，初服傍清畝。昨日山僧來，猶嫌嘉遯淺。託君紫陽家，路滅心更遠；梯雲創其居，抱犢上絕巘。杏田谿一曲，霞境峯幾轉；路石掛飛泉，謝公應在眼。願言攜手去，採藥長不返。』

4 耿漳——字洪源，河東人。寶應進士，官右拾遺，工詩，詩不深琢削而風自勝，如：

春日尋柳先生：『言是商山老，麈尾莫問年；白髯垂知策，烏帽據梧偏。酒熟飛巴雨，丹成見海田；疎雲披遠水，景動石牀前。』

5 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皋於劍南，終虞部郎中。屬調幽閑，如新華笑日。詩有——

送郎使君赴鄂州：『使君持節去，雲水滿前程；楚寺多連竹，江橋遠映

城。登樓向月望，賽鼓傍山行；若動思鄉詠，應貽謝步兵。』

6 崔洞——傅陵人，登進士第，歷左拾遺，終右補闕，工詩。詩人稱其句；

「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有——

贈同官李明府：『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曉鷗；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競美新爲政，計日還知舊觸邪。可惜_獨潛無限酒，不逢_離菊正開花。』

7 李端——趙州人。仕至杭州司馬。詩集中有——

贈故將軍：『平生生邊日，鞍馬若星流；獨出間千里，相知滿九洲。恃功凌主將，作氣見王侯，誰道廉頗老，猶能報遠讎。』

8 夏侯審——譙人。官侍御史。他的詩，詞采炳然可觀。

9 苗發——潞州壺關人。官員外郎。詩與盧綸齊名。

送司空曙之蘇州：『盤門吳舊地，蟬盡草秋時；歸國人皆久，移家君獨遲。廣陵經水宿，建業有僧期；若到棲霞寺，應看江總碑。』

10 吉中孚——鄱陽人。官至戶部侍郎。

其他中唐詩人，也可以分做下列幾派——

一，寫意派——在這一派中的詩人有——

韓愈（傳見前），他的詩，風骨嶒嶸，豪放有餘，而深婉不足，還不能脫去散文之迹，所以宋沈括說：

『韓退之詩，乃損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

他是一個有名的文家，用作文章的方法來作詩，反能暢所欲言，所以詩人玉

屑引司空圖題柳集後說：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

陳時雍說：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驪驄父馬鐵鍛鞅，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五決無常前。此言可評昌黎七言。」

納之他的「以文作詩」方法，最高的一點是在「作詩如說話」，並沒有甚麼玄妙在，但這也是他的一種長處。詩如——

山石：「山石磴磳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

老不更歸？」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漂陽尉。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就連昌黎也十分的推重他說：

「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

他的一生，完全是在艱難困苦中過活的，所以做出來的詩都是些苦語。

張文潛說：「唐之晚年，詩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

陳時雍說：「孟郊詩之窮也。思不成倫，語不成響，有一二語，總槁哀之瀝血矣！自古詩人，未有拙於郊者。獨創成家，非高才大力誰能辦，此郊之所以益重其窮也。」

又說：『讀孟郊詩，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

蘇東坡說：『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

元遺山說：『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談到東野的詩，實得力於杜甫，茲錄幾首爲證——

濟源寒食：（七首錄三首）

『女嬋童子黃短短，耳中間人惜春晚；逃蜂匿蝶踏花來，拋却齋糜一
盞碗。

一日踏春一百回，朝朝沒腳走芳埃；飢童餓馬掃花餵，向晚飲溪三兩
杯。

長安落花飛上天，南風引至三殿前；可憐春物亦朝謁，唯我孤吟渭水

邊。」

至於他寫貧苦的詩有——

秋夕貧居述懷：『臥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井不供飲，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

長安旅情：『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後去而舉進士，嘗於京師騎驢苦吟，得詩句：

『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其中「敲」字，先前他要用「推」字，心中猶疑未決，便以手作推敲勢，適

京兆尹韓愈 榜，見了說道：「敲字佳！」於是二人並辯論詩，愈並教他爲文，累舉不第，嘗官長江主簿，時人稱他叫「賈長江。」

他也是一位不得其時的窮人。所以他的詩亦略含苦吟色彩，陸時雍說：

「賈島柄氣終身不除，語雖佳，其氣韻自枯寂耳！」

又說：

「賈島詩如寒蠶，味雖不和，時有餘酸薦齒。」

他先前本來爲僧，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有他的寄無可上人一詩爲證：

「僻寺多高樹，涼天憶重遊；磬過溝水盡，月入草堂秋。穴蟻苔痕靜；

藏蟬柏葉稠。名山思徧往，早晚到嵩丘。」

談到詩，他是最喜把一個「寒」字插進詩句裏如，——

寄慈恩寺郁上人：「中秋期夕望，虛室省相容；北斗生瀟漏，南山出碧

重。露寒鳩宿雨，鴻過月圓鐘。此夜情應切，衡陽舊住峯。」

石門陂留辭從叔謨：「幽鳥飛不遠，此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
花山。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送歛法師：「度歲不相見，嚴冬知出關。孤烟寒色樹，高雪夕陽山。瀑
布寺應到，牡丹房甚閒。南朝遺跡在，此去幾時還？」

李賀，字長吉，昌谷人。他和王勃是一樣的短命，只活到二十七歲。

他的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七歲便好苦吟。他的身體本來不甚強健，再
加之刻苦吟詩，當然是心肝嘔盡，終日在病態中過活。

大凡病態的人，他的神經，都較普通人來的靈敏，所以他視天地間的一切，
無不令人可悲可感，因而發爲詩歌了。

他每天早晨，騎着一匹小馬，帶着一個小奚奴，背了一個書囊，在外行走，偶有所得，便用筆寫下來，投到書囊裏，等到回家後，把牠整理一下，便成佳詩了！

他是一個苦吟的詩人，所以他的詩中多鬼話，峴傭說詩上說：

「李長吉七古不可以理求，不可以氣求，譬之山妖木怪，怨月啼花，天壤間宜有此事理耳！」

又說：

「長吉七古雖幽僻多鬼氣，其源實自離騷來。哀豔荒怪之語，殊不可廢，惜成章者少耳！」

文獻通考上說：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謂：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從上面看來：可以證明他了。不過他的苦吟，却能成他的一種藝術，所以他

的詩能傳一千多年到現在啊！茲錄詩數首於後：

詠懷：「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頭上爲幅巾，苦蘖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傷心行：「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燈青闌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羈塵，幽魂夢中語。」

盧仝，濟源人，自號玉川子。好學博覽，工詩。詩多怪語。所以麓堂詩話上說：「盧仝詩多怪語。」

但他也因此成功一個有奇氣的詩人，他得名在一首月蝕詩上，其全文是長一千八百多字，句法長短不等，現在只抽牠中間一段來證明，如：「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

他做的詩，可算是信口開河，就這麼胡寫亂下來，和現在新體詩倒有點差不多，不過牠却另有一種特點，就是能道人之所不能道，如——

示添丁：「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水，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攔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碗茶。氣力龍鐘頭欲白，憑仗添丁爺。」

二寫實派——在這一派中的詩人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

他的詩，是根柢六經之旨，尙不失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的雄渾蒼勁而爲安詳流麗，他苦精作，唯一的就是使人易曉。所以葉星期說：

『居易詩傳爲老嫗可解。』

墨客揮犀上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

他最佳的作品是——

琵琶行（見唐代文學的派別附錄中）

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

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游夜轉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迴轉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

踏。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
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
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
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
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
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
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
是。金闕西廂叩玉局，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
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
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

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放心似金釵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他也是主張非戰，所以有下列幾首——

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回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新豐折臂翁：『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髮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肩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人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衣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塊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即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除右拾遺，後被貶爲江陵府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穆宗時爲詞部郎中。後爲武昌節度使，即死於武昌，時年五十三歲。

他的詩尚坦易，與白居易唱和，時稱「元白體」。以連昌宮詞爲佳作，其全文爲：

「連昌宮宮滿中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翁爲余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絃轉燐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春
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遂
巡大徧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謨擊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
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百官隊仗避歧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明
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
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爾
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
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
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鬥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

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荒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去。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痛。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才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甯。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貞元中登進士第，爲太常寺太祝，是韓愈的弟子。

他的樂府和韓愈大不相同，平麗之處，和樂天白差不多，所長在樂府，多警句，如

雖怨：『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歿，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官侍御史，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

他的樂府最做得好，和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詩有——

李評事使蜀：『勸酒不依巡，明朝萬里人。轉江雲棧細，近驛板橋新。

石冷啼猿影，松昏戲鹿塵。少年爲客好，况是益州春！』

在這時期中的詩人，除上面所舉外還有——

1 李益——姑臧人。長於詩，每一篇成，樂工爭購。詩有——

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六州胡兒六蕃語，十歲騎羊逐沙鼠。沙頭牧馬孤雁飛，漢君遊騎貂錦衣。雲中征戍三千里，今日征行何歲歸？無定河邊數枝柳，共送行人一杯酒。胡兒起作和蕃歌，齊唱嗚嗚盡垂手。心知舊國西州遠，西向胡天望鄉久。回頭忽作異方聲，一聲回盡征人首。蕃音虜曲一難分，似說邊情向塞雲。故國關山無限路，風沙滿眼堪斷魂。不見天邊青作塚，古來愁殺漢昭君。』

2 皇甫曾——字孝常，天寶進士。歷侍御史，坐事徙舒州司馬，陽翟令，詩名頗著，有詩集。詩有——

送韓司直：『遊吳遠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芳草何？岸

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舟試一過。」

3 皇甫冉——字茂政，丹陽人。十歲能屬文。天寶中舉進士第一，按無錫

尉。大歷初，累遷右補闕，奉使江表，卒於家，有詩集。詩如——

送李使君赴邵州：『出送東方騎，行安南楚人。城池春足雨，風俗夜迎

神。郢路逢歸客，湘川問去津。爭看使君渡，皂蓋雪中新。』

4 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間擢第，授祕書正字，坐事謫鄱江令，

調江陰，入爲中台郎。大歷中爲袁州刺史，與劉長卿爲友。詩最麗婉，有齊梁

風；如——

送從弟歸河朔：『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諸將矜旄節，何人重布

衣。空城流水在，荒澤舊村稀。秋日平原路，蟲鳴桑葉飛。』

5 郎士元——字君胄，定州人。與錢起齊名，稱錢郎，詩有——

送長沙韋明府：『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客心。煙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6 朱放——字長通，襄州人。隱居剡溪，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有詩一

卷。詩如——

銅雀妓：『恨唱歌聲咽，愁翻舞袖遲。西陵日欲暮，是妾斷腸時。』

7 包何——字幼嗣，吳興人。天寶進士，大歷中爲起居舍人。詩有——

寄楊侍御：『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今日不論腰下組，請君看取鬢邊絲。』

8 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累拜國子司業，以詩訓後進，多成其藝，年七十致仕。詩有——

述舊紀勳寄太原李光顏侍中：『倚天孤劍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

載登壇真宰相，六重分闈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寇，共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機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9 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進士，擢翰林學士。穆宗召爲右拾遺，詩有悲善才詩，長三百八十餘字。

10 羊士諤——秦山人。詩有——

寄裴校書：『祭高何處見瓊枝？白露黃花自繞籬；唯有樓中好山色，稻畦殘水入秋池。』

(四) 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八三六)，至昭宣帝天祐三年(九〇六)，凡八十餘年。在這個時期之中，詩的風格益卑，完全注重修辭，最著名的只有下列數人——

李商隱（傳見前），詩宗杜甫，得其曲麗之處，所作豔靡綺麗，大都是用典故堆集而成的，如錦瑟這一篇文字，經歷代的文人註釋，至今還不能十分明瞭。但他的五七言今體和長律，倒還有些神氣格骨。詩有——

錦瑟：『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溫庭筠（傳見前），長於修詞，善作樂府，其奇豔之處，爲古今獨有。宗李

白。詩有——

利州南渡：『澹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段成式（傳見前），和李溫三人排行都是十六，稱三十六體，詩與二人不相

上下。

益牧，字牧之，萬年人。詩豪縱，和當時柔靡風格有些不同，可惜因家數小，不能在詩界中占有大勢力。

貽友人：『自是東西客，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祇覺別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遷謫分，歸去養天真。』

張祐，字承吉，交河人。詩，專工琢句，無甚特點。詩有——

題松汀驛：『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月，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除上而外，有許渾、趙嘏二人專工琢句，長於七律，又鄭谷長於絕句。又有皮日休、陸龜蒙二人，只是講求詠物，可是沒有什麼價值，最可笑的是：——

陸龜蒙的回文詩：

『靜烟臨碧樹，殘雪背晴樓；冷天侵極戍，寒月對行舟。』這首詩可以倒讀。

藥名離合：

『乘履著來幽砌滑，石翼煎得遠泉甘；草雲祇待新秋景，天色微涼酒半酣。』

又縣名離合：

『雲容覆枕無非白，水色侵磯直是藍；田種紫芝餐可壽，春來何事戀江南。』
皮日休的谿上思雙聲詩：

『疏松依通灘，冷鷺立亂浪；草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

又山中吟疊韻：

『穿泉煙潺湲，觸竹犢殼棘；荒篁香牆匡，熟鹿伏屋曲。』

又藏古人名詩：

「北顧歡遊悲沈宋，南徐陵寢歎齊梁；水邊韻繭無窮柳，寒被江淹一半黃。」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能文章，舉進士，和孟浩然隱居鹿門山，自號「醉士」。又叫「酒民」。與陸龜蒙爲友。有松陵倡和詩集。

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少高放，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或號「甫里先生」。

許渾——字用晦，丹陽人。官至虞部員郎，陞郢二州刺史。工詩，別墅在丁卯橋（在江蘇丹徒縣城南），有丁卯集。詩有：

早秋：「遙夜汎清瑟，西風生翠蘿；殘螢栖玉露，早雁拂金河。高樹曉還密，遠山晴更多；淮南一葉下，自覺洞庭波。」

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進士，工詩。官渭南尉，有渭南集。詩有

江樓有感：「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鄭谷——字守思，宜春人。幼穎異，七歲能詩，光啓中舉進士。僧齊己拿了一篇早梅詩請他修改，他便改「數枝開」爲「一枝開」。齊己見了趕忙下拜，以爲一字詩。乾甯中仕至都官郎中，稱「鄭都官」。後退居仰山東莊，卒，有雲呂編宜楊集。詩有——

感興：「禾黍小陽豔 競栽桃李春；爾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在這時期中的詩人，除上面所舉外還有：

1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昭宗時，官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

他作的詩多豔詞，所以他的一部詩集名香奩集，後人模仿起來，竟成了香奩

體了！詩有——

懶卸頭，『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嬾卸

鳳皇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烟墜金穗。』

2 李頻——字德新，壽昌人。大中進士。少秀悟，多所記覽，尤長於詩。宣

宗時，遷武功令。有黎岳集。詩有——

渡漢江：『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3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缺脣，不得與科名，便隱居會稽之鏡湖，終身

不出。詩有——

汝南過訪田評事：『移家近漢陰，不復問華簪。買酒宜城遠，燒田夢澤

深。暮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沈。與物皆無異，終年愜本心。』

4 劉駕——字司南，江東人。詩有——

馮叟居：『天作馮叟居，山僧尙嫌僻；開門因兩樹，結宇倚翠壁。溪南有微徑，時遇採芝客；往往白雲生，對面千里隔。機忘著僮僕，常與援鳥劇。曬藥上小峯，庭深無日色。自忘歸鄉里，不見新舊戚，壘壘子孫墓，秋風吹古柏。』

5 朱慶餘——本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寶曆進士，受知於張籍，工詩，有——

尋賈島所居：『求閒身未得，此日到京東；獨在鐘聲外，相逢春色中。誰言人漸老，所向意皆同；月上因留宿，移牀對藥叢。』

6 章考標——桐廬人。元和進士，除祕書省正字，太和中試大理評事，工詩，有——

送進士陳曉往睦州謁馮郎中：「孤帆幾日程，投刺水邊城。倚棹逢春老，登筵見月生。飲醉杯有浪，碁散漏無聲。太守憐才者，從容禮不輕。」

二 唐詩的分類

詩本無種類可分，只有別之爲五言七言古律絕等，但我覺得這樣的劃分，並無甚價值；要分還是從牠的含意上着手，現在將作者所分的述在下面：——

1 詠天地歲時的一切現象。

A 天

(一) 日

李嶠的詠日

『日出埤桑路，遙升若木枝；雲間五色滿，霞際尤光披。東陸蒼龍駕

南郊赤羽馳；傾心比葵藿，朝夕奉光曦。』

(二) 月

杜甫的月——錄第一首——五首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三) 星

盧渥的賦得壽星見

『玄象金何應，時和政亦平；祥爲一人壽，色映九霄明。皎潔垂銀漢，光芒近斗城；含規同月滿，表瑞得天青。甘露盈條降，非烟向日生；無如此嘉祉，率土荷秋成。』

(四) 河

杜甫的天河

『常時任羅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五) 風

王勃的詠風

『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烟尋磻戶，卷霧出山楹。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

(六) 雲

李商隱的詠雲

『捧月三更斷，藏星七夕明；纔聞飄迴路，旋見隔重城。潭暮隨龍起，河秋壓雁聲；只因唯宋玉，知是楚神名。』

(七) 雷

杜甫的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輓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八) 雨

唐太宗的詠雨

『和風吹綠野，梅雨灑芳田；新流添舊澗，宿霧足朝烟。雁濕行無次，花霑色更鮮。對此欣登歲，披襟弄五絃。』

(九) 雪

上官儀的詠雪應詔

『禁園凝湖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樓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

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

(十) 霽

杜甫的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風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十一) 虹

蘇味道的詠虹

『紆餘帶星渚，窈窕架天濤；空因壯士見，還共美人沈。逸照含良玉，神光藻瑞金；獨留長劍彩，終負昔賢心。』

(十二) 霧

唐太宗的賦得花庭霧

『蘭氣已薰宮，新蕙半粧叢；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拂樹濃舒碧，
綵花薄蔽紅。還當雜行雨，髣髴隱遙空。』

(十三) 露

李嶠的詠露

『滴瀝明花苑，葳蕤滋竹叢；玉垂丹棘上，珠滿綠荷中。夜警千年鶴，
朝零七月風；願疑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十四) 霜

蘇味道詠霜

『金祇暮律盡，玉女暝氣歸；孕冷隨鐘徹，飄花逐劍飛。帶日浮寒景，
乘風進晚威；自有真筇質，甯將庶草腓。』

(十五) 冰

王維的賦得清如玉壺冰

『藏冰玉壺裏，冰水類方諸；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疏。抱明中不隱，含淨外凝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月餘。曉凌飛鵲鏡，宵映聚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尙不如。』

(十六) 煙

李嶠的詠煙

『瑞氣凌青閣，空濛上翠微；迥浮雙拂路，遙拂九仙衣。桑柘迎寒色，松篁暗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

B 地部

(一) 郊

王勃的仲春郊外

『東園垂柳徑，西堰落花津；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鄰。鳥叢柯覺曙，魚戲水知春。初晴山院裏，何處染鷺塵？』

(二) 原

張祐的登廣武原

『廣武原西北，華夷此浩然；地盤山入海，河遶國連天。遠樹千門邑，高橋萬里船；鄉心日云暮，猶在楚城原。』

(三) 村

司空曙的江村卽事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四) 野

張籍的野田

「漠漠野田草，草中牛羊道；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老。」

(五) 園林

杜甫的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秋庭風落果，
灑岸雨頰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六) 苑

王昌齡的梁苑

「梁園秋竹古時烟，城外風悲欲暮天；萬乘旌旗何處在？平臺賓客有誰憐！」

(七) 關

唐玄宗的潼關口號

「河曲回千里，關門限二京，所嗟非特德，設險到天平。」

(八) 峽

李白的巫山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對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復三暮，不覺髮成絲。」

(九) 石

蘇味道的詠石

「濟北甄神賦，河西灌錦文；聲應天池雨，影觸岱宗靈。鴈歸猶可候，羊起自成羣；何當握靈髓，高枕絕羣氛。」

(十) 塵

駱賓王的詠塵

「凌波起羅襪，含春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白飛。」

(十一) 道路

李嶠的詠道

「銅駝分鞏洛，劍閣抵臨邛；紫微三千里，青樓十二重。玉關塵似雪，金穴馬如龍；今日中衢上，堯罇更可逢。」

(十二) 岸

溫庭筠的江岸卽事

「水容侵古岸，岸影度青蘋；廟竹唯聞鳥，江帆不見人。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別恨轉難盡，行行汀草新。」

(十三) 陵墓

許渾的途經秦始皇陵

「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唯拜漢文陵。」

羅隱的姑蘇真娘墓

「春草荒墳墓，萋萋向虎丘；死猶嫌寂寞，生育不風流。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還應伴西子，香逕夜深遊。」

(十四) 山嶽

王維的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十五) 峯

李白的望廬山五老峯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

松。」

(十六) 巖

方干的登龍瑞觀北巖

「縱日下看浮世事，方知峭嶮與天通；湖邊風力歸帆上，嶺頂雲根在雪中。促韻寒蟲催落照，斜行白鳥入遙空；前人去後後人至，古今異時登眺同。」

(十七) 嶺

劉長卿的雲秋嶺

「山色無定姿，如烟復如黛；孤峯夕陽後，翠積秋天外。雲起遙蔽虧，

江回頻向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十八) 洞

李端的宿華陽洞寄元稱

「花洞晚陰陰，仙壇隔杏林；漱泉春谷冷，擣藥夜窗深。石上開山酒，松間對玉琴。戴家溪北往，雪後去相尋。」

(十九) 谷

錢起的春谷幽居

「黃鳥鳴園柳，新陽改舊陰；春來此幽興，宛是謝公心。掃逕蘭房出，添池山影深；虛名隨振鷺，安得久棲林。」

(二十) 水

杜甫的春水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鶿鷺鷥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廿一) 海

張說的入海，——錄第一首——二首

「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茫茫失方面，混沌如凝陰。雲山相出沒，天池互浮沈；萬里無涯際，云何其鬱深！潮波自盈縮，安得會虛心？」

(廿二) 江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廿三) 湖

孟浩然的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廿四) 溪

李白的宣城青溪

「青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綠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廿五) 澗

韋應物的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廿六) 池

張說的相州山池

『嘗懷謝公詠，山水陶嘉月；及此年事衰，徒看衆花發。觀魚樂何在？聽鳥情都歇；星津流不停，蓬萊去難越。鄴中秋麥秀，淇上春雲沒；日見塵物空，如何靜心闕？』

(廿七) 潭

盧綸的與暢當夜汎秋潭

『螢火颺蓮蕞，水涼多夜風。離人將落葉，俱在一船中。』

(廿八) 灘

李嘉祐的至七里灘作

『遷客投於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曉暉，行舟猶未已，惆悵暮潮歸。』

(廿九) 洲

李白的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三十) 溝

李賀的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靨黃；遠堤龍滑冷，拂岸鴨頭香。別館驚殘夢，停盃汎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

(卅一) 渡

許渾的泊松江渡

「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兼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卅二)沙

李益的度破訥沙

「破訥沙頭鵝正飛，鷓鴣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嶺寒光生鐵衣。」

(卅三)堤

秦韜玉的隋堤

「種柳開河爲勝遊，堤前常使路人愁；陰埋野色萬條思，翠束寒聲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苑，東波終不反龍舟；遠山應見繁華事，不語青青對水流。」

(卅四) 潮

劉禹錫的踏潮歌

「屯門積日無回颺，滄波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屹且搖，巨空欲駕靈巖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岩曉；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鬪衣壁首聲曉曉；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旗指麾不敢羈；翊日風回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沈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卅五) 濤

宋昱的樟亭觀濤

「濤來勢轉雄，獵獵駕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起平地，吹湧上侵空；翕闕乾坤異，盈虛日月同。餘艫從陸起，州浦隔阡通；跳沫

噴巖翠，翻波帶景紅。怒濤初抵北，却浪復歸東；寂聽城墉剪，瞠看自發蒙。位生傳或謬，枚叟說難窮；來信應無已，申威亦匪窮。衝騰如決勝，廻合似相攻。委質任平視，誰能見始終？」

(卅六) 陂

岑參的與鄆縣羣官汎洋陂

『萬頃侵天色，千尋窮地根；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閒鷺驚簫管，潛蚪傍酒樽；暝來呼小吏，列大儼歸軒。』

(卅七) 塘

杜甫的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北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獼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昏。』

(卅八) 堆

杜甫的豔頰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卅九) 瀑布

張九齡的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飛流離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外秀色，空水共氤氳。』

(四十) 泉

儲光羲的詠山泉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

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四一) 温湯

唐玄宗的温泉言志

「桂殿與山連，蘭湯湧自然；陰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積爲蠲邪著，功因養正宣；願言將億兆，同此共昌延。」

(四二) 井

李郢的曉井

「桐陰覆井月斜明，百尺寒泉古甃清；越女攜餅下金索，曉天初放轉聲。」

(四三) 京都

李白的金陵——錄第一首——二首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樹江洲。」

(四四) 州郡

杜甫的秦州雜詩——錄第一首——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大刀頭。」

(四五) 邊塞

杜牧的遊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邊草常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馬前逢着射腸

人。」

〇 歲時部

(一) 春

唐太宗的首春

『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初風飄帶柳，曉雪間花梅。碧林青舊竹，綠沼翠新苔；芝田初鴈去，綺樹未鶯來。』

(二) 夏

唐太宗的初夏

『一朝春夏改，隔夜烏花遷；陰陽深淺葉，曉夕重輕烟。弄鶯猶響殿，橫絲正網天；珮高蘭影接，綬細草紋連。碧鱗驚棹側，玄燕舞筵前；何必汾陽處，始復有山泉。』

(三) 秋

魚玄機的早秋

「嫩菊含新彩，遠山閉夕烟；涼風驚綠樹，清韻入朱絃。思婦機中錦，征夫塞外天；鴈飛魚在水，書信若爲傳。」

(四) 冬

杜甫的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犬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五) 曉

李商隱的曉起

「擬杯當曉起，河鏡可微寒；隔箔山櫻熟，褰帷桂燭殘。書長爲報晚，夢好更尋難；影響輪雙蝶，偏過舊晚蘭。」

(六) 夜

杜甫約晚

「杖藜尋巷晚，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養拙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七)立春

韋莊的立春

「青帝東來日馭遲，暖烟輕逐曉風吹；縵袍公子樽前覺，錦帳佳人夢裏知。雪圃乍開紅菜甲，綵幡新剪綠楊絲；殷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牋帖繡楣。」

(八)人日

沈佺期的奉和人日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拂旦鷄鳴仙衛陳，憑高龍首帝城春；千宮黼帳杯前壽，百福香奩勝裏

人。山鳥初來猶怯囁，林花未發已儉新；天文正應韶光轉，設報懸和用此辰。」

(九) 正月十五

蘇味道的正月十五夜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一〇) 寒食

韓翃的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一一) 清明

劉長卿的清明後登城眺望

『風景清明後，雲山睥睨前；百花如舊日，萬井出新烟。草色無空地，江流合遠天。長安在何處？遙指夕陽邊。』

(一一) 三月三日

張九齡的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嵇亭追往事，雕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羣；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一二) 三月晦日

賈島的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一四) 五月五日

杜甫的端午日賜衣

『官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綬處濕，當暑着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一五) 七夕

杜審言的七夕

『白露含明月，青霞斷絳河；天衢六襄轉，閣道二神過。袿服鏘環珮，香筵拂綺羅；年年今夜盡，機杼別情多。』

(一六) 中秋

張祜的中秋月

『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絕域行應久，

高城下更遲；人間繫情事，何處不相思！」

（十七）九月九日

高適的重陽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亦從烏帽自欹斜；真成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

（十八）冬至

杜甫的冬至

「年年至日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朝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十九) 歲除

高適的除夜作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二十) 寒

孟郊的苦寒吟

『天色寒清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二十一) 熱

李遠的慈恩寺避暑

『香荷疑散麝，風鐸似調琴；不覺清涼晚，歸人滿柳陰。』

(二二二)十二月

李賀的十二月——錄正月一首——十二首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薄薄澹靄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錦床曉臥肌玉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蚤晚菖蒲勝綰結。』

2 詠人間一切的現象：

(一) 宗族

杜甫的吾宗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二) 兄弟

李賀的示弟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醪醑今夕酒，緗帙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臯盧。』

(三) 子女

杜甫的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灸背俯晴軒。』

劉長卿的別李氏女子

『念爾嫁猶近，稚年那別親；臨岐方教誨，所貴和六姻。俛首戴荆釵，欲拜淒且嘯；本來儒家子，莫恥梁鴻貧。漢川若可涉，水清石磷磷；天涯

遠鄉婦，月下孤舟人。」

(四) 姻戚

高適的別從甥萬盈

「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宅相予偏重，家丘人莫輕。美才應自料，苦節豈無成；莫以山田薄，今春又不耕。」

(五) 耆老

耿諱的贈田家翁

「老人迎客處，籬落稻畦間；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門間新薤草，蹊徑舊諳山；自道誰相及，邀予試往還。」

(六) 鄰里

于鵠的題鄰居

「避巷鄰家少，茅簷喜并居；蒸藜常共竈，澆蕘亦同渠。傳履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七) 覲省

蘇頲的送常侍舒公歸覲

「朝聞講藝餘，晨省拜恩初；訓胄尊庠序，榮親耀里閭。朱丹華鼓送，班白綺筵舒；江上春流滿，還應薦躍魚。」

(八) 交遊

李咸用的論交

「行虧何必富，節在不妨貧；易得笑言友，難逢始終人。松篁貞管鮑，桃李豔張陳；見少歲寒後，免爲霜雪塵。」

(九) 懷思

張籍的憶遠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塵日暮時；唯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一〇) 尋訪

于鵠的尋李暹

『任性常多出，人來得見稀；市樓逢酒住，野寺送僧歸。簷下懸秋葉，籬頭曬褐衣；門前南北路，誰肯入柴扉。』

(十一) 招致

岑參的高官谷口招鄭鄠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門徑稀人迹，蒼峯下鹿羣；衣裳與枕席，山霽碧氛氲。』

(一二) 會遇

李白的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十三) 寓宿

顧況的宿昭應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遠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

寒。』

(十四) 待候

賈島的夜期嘯客不至

『逸人期宿石牀中，遣我閉扉對晚空；不知何處嘯秋月，閉閉松門一夜

風。』

(十五) 宴會

張說的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舞劍，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十六) 寄

崔顥的寄盧象

「客從巴南度，傳爾泝行舟；是日風波濤，高塘雨半收。青山滿蜀道，綠水向荊州；不作書相問，誰能慰別愁！」

(十七) 贈

戴叔倫的贈李堂山人

「此意靜無事，閉門風景遲；柳條將一髮，相對共垂絲。」

(一八) 獻

劉長卿的獻淮甯軍節度李相公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黃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廼庶，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細，郊原西去獵平原。」

(一九) 送

張籍的揚州送客

「南行直入鷓鴣羣，萬歲橋邊一送君；聞道望鄉聽不得，梅花暗落嶺頭雲。」

(二〇) 別

令狐楚的遠離別

『玳織鴛鴦履，金裝翡翠簪；畏人相問著，不擬到城南。』

(二二) 遊覽

錢起的遊襄陽泉石晚歸

『遊目隨山勝，迴橈愛浦長；往來幽不淺，昏旦興難忘。木末看歸鳥，蓮蕩失夕陽；人聲指閭井，野趣惜林塘；稍近垂陽路，菱花攏岸香。』

(二三) 行役

杜牧的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二四) 羈旅

方干的旅次錢塘

『此地似鄉國，堪爲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惟見寂寥心。』

(二四) 山中

韓翃的宿石邑山中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竊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高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

(二五) 隱逸

李商隱的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碁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八烟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二六) 閑適

李白的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二七) 還山

盧綸的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

「下淮風自急，樹杪分郊邑；送客隨岸行，離人出帆立。」

(二八) 歸國

杜甫的歸故國

「萬里歸鄉路，隨緣不算程，登山百衲敝，過海一杯輕。夜宿依雲色，晨齋就水聲；何年持貝葉，却到漢家城。」

(二九) 還鄉

元稹的西還

『悠悠洛陽夢，鬱鬱瀟陵樹；落日正西歸，逢君又東去。』

(三〇) 貶謫

劉長卿的謫居北州

『何事長沙謫？相逢楚水秋；暮帆歸夏口，寒雨對巴丘。帝子椒漿奠，騷人木葉愁；誰憐萬里外，離別洞庭頭。』

(三一) 棄官

杜甫的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三二) 罷官

李適之的罷相作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三三）醉

韓偓的醉着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醉來雪滿船。」

（三四）夢

岑參的春夢

「洞庭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三五）嘯笑

溫庭筠的詠嘯

「毛羽斂愁翠，黛嬌攢豔春；恨容偏落淚，低態定思人。枕上夢隨月，扇邊歌繞塵；玉鉤鸞不住，波淺石磷磷。」

（三六）嘲戲

王維的開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三七）感遇

李白的感遇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

（三八）懷舊

杜甫的懷舊

『地下蘇可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謫明知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三九) 感慨

杜甫的有嘆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四〇) 懷古

司空曙的金陵懷古

『輦路江楓暗，宮潮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四一) 述懷

李白的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四二) 懷賢

張說的五君詠——錄第二首——五首

蘇許公瓌

『許公信國楨，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世程。處高心不有，
臨節自爲名；朱戶傳新戟，青松拱舊塋。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城。』

(四三) 貧窮

孟郊的北郭貧居

『進乏廣莫力，退爲蒙瀧君；三年失意歸，四向相識疎。地僻草木壯，
荒條扶我廬；夜貧燈燭絕，明月照我書；欲識貞靜操，秋蟬飲清虛。』

(四四) 疾病

戴叔倫的臥病

『門掩青山臥，莓苔積雨深；病多知藥性，客久見人心。衆鳥趨林健，孤蟬抱葉吟；滄洲詩社散，無夢盍朋簪。』

(四五) 哀傷

李賀的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磬生凝塵，羈魂夢中語。』

(四六) 哭

王維的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見，漢水自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

四七 賢媛

孟郊的烈女操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節貴殉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四八）美人

李白的浣紗女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人向百花中。」

（四八）閨情

李端的閨情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燈未滅夢難成；披衣更向門前望，不忿望來鵲喜聲。」

（四九）幽怨

李白的怨情

『美人卷珠簾，深坐颦蛾眉；但見泪痕濕，不知心恨誰。』

(五〇) 出家

楊柳伯的送妓人出家

『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鬢翦落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蓮花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悞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五一) 還俗

李端的聞吉中孚還俗因而有贈

『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違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鷓鴣，應媿背船飛。』

(五二)入道

于鵠的送宮人入道

「十載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衣向玉峯。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應聽緜山半夜鐘。」

(五三)戰伐

劉駕的戰城南

「城南征戰多，城北無饑鴉；白骨馬蹄下，誰言皆有家！城前水聲苦，倏忽流萬古；莫爭城外城，城裏終閑土。」

(五三)行營

郎士元的送鄭正則徐州行營

『從軍非隴頭，師在古徐州；氣勁三河卒，功全萬戶侯。元戎闢外略，才子握中籌。莫聽關山曲，還生塞上愁。』

（五四）送兵

高適的獨孤判官部送兵

『餞君嗟遠別，爲客念周旋；征路今如此，前軍猶眇然。出關逢漢壁，登隴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著鞭。』

（五五）乞師

耿諱的代宋州將淮上乞師

『唇齒幸相依，危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鬪落暉；嘗聞鐵劍利，早晚借餘威。』

（五六）觀兵

杜甫的觀兵

「北庭遠壯士，虎貔數猶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推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五七) 從軍

王維的從軍辭

「燕領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五八) 行軍

李白的行軍

「驅馬新誇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

乾。」

(五九) 凱旋

李嶠的凱樂歌詞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

3 詠一切用物器具玩物房屋等：

A 文部

(一) 經

唐太宗的賦尙書

『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披五典。寒心覩肉林，飛魄看沈澗；縱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虛名由積善。既承百王末，戰兢隨歲轉。』

(二) 書

李嶠的詠書

『削簡龍文見，臨池鳥跡舒，河圖八卦出，洛範九疇初。垂露春光滿，崩雲骨氣餘；請君看入木，一寸乃非虛。』

(三) 子

白居易的讀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常著五千文。』

(四) 史

高適的詠史

『尙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五) 詩

羅隱的題方于詩

『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流。九霄無鶴板，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六) 賦

李嶠的詠賦

『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台初下筆，樂觀正飛纓。乍有凌雲勢，時聞擲地聲；造端長體物，無復大夫名。』

(七) 碑

杜甫的送林司馬南海勒碑

『寇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八) 紙

李嶠的紙

『妙跡蔡侯施，芳名古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掌字，常取葛洪規。』

(九) 墨

李嶠的詠墨

『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遠畫蠅初落，含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疊素彩還沈；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

(十) 筆

李嶠的詠筆

『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隈；霜輝偏上發，錦字夢中開。鸚鵡擒文至，

麒麟絕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握奇才。」

(十一) 硯

李嶠的硯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光隨錦文發，形帶石巖圓。積澗循毫裏，開池小學前；君苗徒見燕，誰詠十衡篇！』

B 武部

(一) 旗

李嶠的詠旗

『桂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引三軍。日薄蛟龍影，風翻鳥隼文；誰知懷勇志，蟠地幾繽紛。』

(二) 戈

李嶠的詠戈

『富父春喉日，殷辛漂杵年；曉霜含白刃，落影駐雕鋌。夕檣金門側，朝提玉塞前；願隨龍影度，橫闕陣雲邊。』

(三) 劍

李嶠的詠劍

『我有昆吾劍，求趨天子庭；白虹時切玉，紫氣夜干星。鏗上芙蓉動，匣中霜雪明；倚天持報國，畫地取雄名。』

(四) 刀

李嶠的詠刀

『列辟鳴鸞至，惟良珮纘旋；帶環疑鴈月，引鑑似含泉。入夢華梁上，含鋒彩筆前；莫驚開百鍊，特擬定三邊。』

(五)弓

唐太宗的詠弓

『上絃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六)箭

李嶠的詠箭

『漢甸初牧羽，燕城忽解圍；影隨流水急，光帶落星飛。夏列三成範，堯沉九日輝，斷蛟雲夢澤，希爲織忘歸。』

(七)弩

李嶠的詠弩

『挺質本軒黃，申威振遠方；機張驚雉雉，玉彩耀星芒。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蘇秦六百步，持此說韓王。』

(八) 彈

李嶠的詠彈

『俠客持蘇合，佳游滿帝鄉；避丸深可謂，求炙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月光；誰知少儒子，將此見君王。』

C 樂部

(一) 琴

王昌齡的詠琴

『孤桐祕虛鳴，朴素傳幽真；髣髴絃指外，遂見初古人。意氣風雲苦，時來江上春；高宴未終曲，誰能辨理綸。』

(二) 箏

李端的聽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三) 瑟

溫庭筠的瑤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鴈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四) 鐘

李嶠的詠鐘

「既接南陵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徹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欲知長待扣，金匱有餘清。」

(五) 鼓

李嶠的詠鼓

「舜日諧叢響，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日冀相成。」

(六) 笙

李嶠的詠笙

「懸匏曲沃上，孤篠汝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觀娛分北里，純孝卽南陔；今日虞音奏，跄跄鳥獸來。」

(七) 笛

李嶠的詠笛

「羌笛寫餘聲，長吟入夜清；關山孤月下，來向隴頭鳴。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行觀向子賦，坐憶舊憐情。」

(八) 管

李益的夜上受降城聞管

『回樂峯前沙如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九)角

李益的聽鳴角

『繁霜一葉落庭蕪，吹角當城漢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卷入小單于。』

D 房屋部

(一)宮

李商隱的吳宮

『龍檻沉沉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

城。」

(二) 殿

盧綸的過玉貞公主影殿

『夕照臨窗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髮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三) 樓

李嶠的吟樓

『百尺重城際，千尋大道隈；漢宮井幹起，吳國落星開。笛怨綠珠去，簫隨弄玉來；銜憂聊暇日，誰識仲宣才。』

(四) 臺

杜甫的司馬相如琴臺

『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鬢，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五) 閣

杜甫的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溼，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六) 寺

張祐的題潤州金山寺

『一宿金山寺，超然離世羣；僧歸夜舫月，龍出曉堂雲。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七) 院

裴母潛的題靈隱寺山頂院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八) 禪居

崔峒的題蘭若

「絕頂茅菴老此生，寒雲孤木獨經行，世人那得知幽逕，遙向青峯禮磬聲。」

(九) 觀

儲光義的題太玄觀

「門外車馬喧，門裏宮殿清；行卽翳若木，坐卽吹玉笙；所喧旣非我，真道其冥冥。」

(10) 道院

劉禹錫的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寞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11) 祠

張籍的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墓，荒林唯鳥飛；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野鼠緣朱帳，陰塵蓋畫衣；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12) 廟

薛濤的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笛聲盡是迎郎』

曲。』

(一三) 停

李白的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一四) 堂

王昌齡的裴六書堂

『閒堂閉空陰，竹木但清響；牕下長嘯客，區中無遺想。經綸精微言，兼濟在獨當。』

(一五) 齋

張九齡的郡內閑齋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烏毳，牕葉挂蟲絲。拙病宦情少，

羈聞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爲郡但經時；唯有江湖意，沉冥空在茲。」

(一六) 軒

鄭谷的水軒

『日日狎沙禽，偷安且放吟；讀書老不入，愛酒病還深。歎後爲羈客，兵餘問故林；楊花滿床席，搔首度春陰。』

(一七) 屋

杜甫的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錄第一首

『久嗟三峽谷，再得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一八) 室

杜甫的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已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一九) 廬

孟浩然的題野人園廬

「與客園廬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何處先賢傳？唯稱龐德公！」

(二〇) 居

溫庭筠的題廬處士居

「西谿同樵客，遙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峯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庭麴麥花。」

(二一) 別業

祖詠的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浹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二二) 精舍

儲光義的題辨覺精舍

『朝隨秋雲陰，乃至青松林；花閣空中遠，方池巖下深。竹風亂天語，谿響成龍吟；試問真君子，遊山非世心。』

(二三) 城

丘爲的登潤洲城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蜺。鳥與孤帆遠，烟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二四) 郭

杜甫的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峯西。於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二五) 市

李嶠的詠市

『闐闐開三市，旗亭起百尋；漸離初擊筑，司馬正彈琴。細柳龍麟映，長槐兔月陰；徒知觀衛玉，詎肯挂秦巾。』

E 器用部

(一) 銅儀

韋莊的銅儀

『銅儀一夜變葭灰，暖律還吹嶺土梅；已喜漢宮今再覩，更驚秦曆又重開。窗中遠岫青如黛，門外長江綠似苔；誰念閉關張仲蔚，滿庭春雨長蒼萊。』

(二) 漏

皇甫冉的冬夜集賦得寒漏

『清冬洛陽客，寒漏建章臺；出禁因風徹，繁窗共月來。偏將殘灑雜，乍鬼遠鴻哀；遙夜重城警，流年滴水催；閉齋堪坐聽，况有故人杯！』

(三) 舟

李嶠的詠舟

『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鳥風際轉，盡鷁浪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何當同傳說，特展巨川材。』

(四) 帆

司空曙的賦得的帆向浦

『向浦參差去，隨波遠近還；初移芳草裏，正在夕陽間。隱映回孤驛，微明出亂山；向空看不盡，歸思滿江關。』

(五) 車

李嶠的詠車

『天子馭金根，滿輪闢四門；五神趨雲至，雙轂似雷奔。丹鳳棲金轄，非熊載寶軒。無階忝虛左，珠乘奉王言。』

(六) 香

羅隱的詠香

『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爐煖玉樓春；憐君亦是無端物，貪作馨香忘却』

身。

(七) 香毯

元稹的香毯

「順俗唯圖轉，居中莫動搖；愛君心不側，猶訝火長燒。」

(八) 燈

韓偓的詠燈

「高在酒樓明錦幕，遠隨漁艇泊烟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向長門背雨窗！」

(九) 燭

李嶠的詠燭

「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晨。浮炷依羅幌，

吹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十) 扇

李嶠的詠扇

『翟羽舊傳名，蒲葵價不輕；花芳不滿面，羅薄詎障聲。禦熱含風細，臨秋帶月明；同心如可贈，持表合歡情。』

(一一) 爐

溫庭筠的博山香爐

『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青樓二月春將半，碧瓦千家日未曛；見說楊朱無限淚，豈能空爲路歧分。』

(一二) 簾

杜牧的斑竹筒簾

『血染斑斑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引淚痕。』

(一三) 席

李嶠的詠席

『避坐承宣父，重筵揖戴公；桂香浮半月，蘭氣襲回風。舞拂丹霞上，歌清白雲中；佇將文綺色，舒卷帝王宮。』

(一四) 瓶

杜甫的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下 飲食部

(一) 酒

李白的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二) 茶

皇甫冉的送陸鴻漸採茶相過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三) 飯

皮日休的潤卿遺餽青飯兼之一絕聊用答謝

『傳得三元飢飯名，大宛聞說有仙卿。分泉過屋香青稻，拂霧影衣折紫莖；蒸處不教雙鶴見，服來唯怕五雲生；草堂空坐無饑色，時把金津漱一聲。』

(四) 粥

李商隱的評事翁寄賜錫粥走筆爲答

『粥香錫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

G 珍貨部

(一) 玉

南巨川的賦得沽美玉

『抱玉將何適，良工正在斯；有瑕甯自掩，匪石幸君知。雕琢嗟成器，

緇磷志不移；飾樽光宴賞，入珮奉威儀。象德曾留譽，如虹竊可奇；終希逢善價，還得桂林枝。」

(二) 珠

李嶠的詠珠

『燦爛金輿側，玲瓏玉殿隈；昆池明月滿，合浦夜光迴。彩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甘泉宮起罷，花媚望風臺。』

(三) 金

李嶠的詠金

『南楚標前貢，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四)

李嶠的詠銀

『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
楓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
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饗，仙闕薦君王。』

(五) 錢

李嶠的詠錢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
趙壹囊初乏，何曾著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六) 錦

李嶠的詠錦

『漢使巾車遠，河陽步障陳；雲浮仙日出，霞滿蜀江春。
機杼迴紋巧，紳兼束髮新；若逢楚王貴，不作夜行人。』

(七) 綾

李嶠的詠綾

『金縷通秦國，烏裘指魏君，落花遙寫霧，飛鶴近圖雲。馬眼冰陵影，竹根雪霰文；何當畫秦女，烟際坐氤氳。』

(八) 羅

李嶠的詠羅

『妙舞隨裙動，行歌入扇清；蓮花依帳發，秋月鑒帷明。雲薄衣初捲，蟬飛翼轉輕；若珍三代服，同擅綺紈名。』

且衣服部

(一) 布

李嶠的詠布

「御績創羲皇，緇冠表素王；溟飛臨碧海，火浣擅炎方。孫被登三相，劉衣闡四方；佇因春斗粟，來曉棣華芳。」

(二) 冠

項斯的山友贈蘇花冠

「塵汗出華髮，慚君青蘇冠；此身閒未得，終日戴應難。好就松陰掛，宜當枕石看；會須尋道士，簪去繞霜壇。」

(三) 巾

王維的酬賀四贈葛巾之作

「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早朝方暫挂，晚沐與來簪；坐覺鬢塵遠，思君共入林。」

(四) 袍

岑參的尚書念舊垂賜袍衣率題經句獻上以申感謝

『富貴情還在，相逢豈問然，綈袍更有贈，猶荷故人憐。』

(五) 衣

杜甫的褔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甯辭褔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六) 衫

李白的故衫

『閣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拽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遙梅看向盡，故香一洗嗅猶存；曾經爛漫三年着，欲棄空箱似少

恩、』

(七) 鞦

杜牧的詠鞦

『細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裏雲輕；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八) 被

李嶠的詠被

『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繡，羅薦合鴛鴦。光逸偷眠穩，王章泣恨長；孔懷欣共寢，棣萼幾台芳。』

(九) 褥

杜甫的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客云竟君禱，承君終晏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願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嘆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填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賜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租席塵，愧客茹藜羹。」

I 花草部

一 牡丹

鄭谷的牡丹

『亂前看不足，亂後眼偏明；賴得蓬蒿力，遮藏見太平。』

(二) 芍藥

李白的芍藥花開應酬清平調——錄第一首——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三) 桂花

李嶠的桂

『本植銀宮裏，甯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滿目自然秋。俠客條爲馬，仙人葉作舟；願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

(四) 蘭花

李嶠的詠蘭

『虛室重拓尋，忘言契斷金；英浮漢家酒，雪灑楚王琴。廣殿輕香發，高台遠吹吟；河汾應擢秀，誰肯訪山陰。』

(五) 木蘭花

白居易的戲題木蘭花

『絮房日照胭脂折，素豔風吹膩粉開；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六) 菊花

陳叔達的詠菊

『霜間開紫蒂，露下發金英；但令逢採摘，甯辭獨晚榮。』

(七) 葵花

劉長卿的游南國偶見在陰牆下葵因以成詠

『此地常無日，青青獨在陰，太陽偏不及，非是未傾心。』

(八) 薔薇花

朱慶餘的顛薔薇花

『四面重條密，浮陰入夏清；錄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粉着蜂鬚膩，光凝蝶翅明；雨中看亦好，况復值初情。』

(九)芙蓉花

陸龜蒙的芙蓉

『聞吟鮑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奈秋。』

(一〇)蓮花

鄭谷的蓮葉

『移舟水澌差葦綠，倚檻風搖柄柄香；多謝浣溪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一一)菱花

李嶠的詠菱

『鉅野韶光暮，東平春溜通；影搖江浦月，香引棹歌風。日色翻池上，潭花發鏡中；五湖多賞樂，千里望難窮。』

(一一) 筍

李賀的昌谷北園新筍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

(一二) 瓜

李嶠的詠瓜

『欲識東陵味，青門五色瓜；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六子方呈瑞，三仙實可嘉；終朝奉絺綌，謁帝佇非賒。』

(一四) 蒲

韓愈的青青水中蒲——錄第一首——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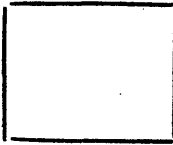
上面的分類，只求其大概，所以每種只舉了一個例子；而且小目中又未能部舉出，這實在因為太繁，作者又不願拿牠來拖死蛇地延長頁數的原故。

1—2000

唐代文學概論
上册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出版

不准翻印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八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三分半

著者 朱炳煦

發行者 光華書局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二六八九

學校教科書及參考書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著	七角
中國文學史講話	胡行之著	一元二角
現代社會學理論大綱	李聖悅著	七角五分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漆樹芬著	一元
新教學法大綱	陳雲濤著	七角
文學研究法	宋桂煌譯	四角
小說論	郁達夫著	二角五分
小說的研究	宋桂煌譯	三角五分
文學新論	王森然著	六角
何謂藝術	林文錚著	八角
藝術漫談	倪貽德著	四角
水彩畫概論	倪貽德著	四角
戲劇概論	馬彥祥著	四角五分
戲曲論	余心著	二角五分
現代財政學	趙祖抃著	七角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散 文 小 品

漂流三部曲	郭沫若著	四角五分
山中雜記	郭沫若著	五角
青年集	章衣萍著	五角五分
有刺的薔薇	盧劍波著	五角
聖處女的被污	樊心華著	二角五分
水仙	芳信譯	九角
少女與婦人	沈松泉著	六角
東海之濱	倪貽德著	五角
死人之嘆息	滕固著	四角
刺的文學	朋其著	三角五分
從荒島到莽原	長虹著	五角五分
水泡	烏一蝶著	五角
倦旅	陳學昭著	四角
譚心	黃仲蘇著	六角
巴黎遊記	徐霞村著	二角五分
箬船	周全平著	四角
白葉雜記	葉靈鳳著	四角五分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文藝論著

光華書局出版

- | | | |
|-----------|-------|------|
| 文藝論集 | 郭沫若著 | 一元 |
| 花東 | 魯彥譯 | 五角 |
| 現代文藝雜論 | 保爾著 | 三角五分 |
| 戲劇短論 | 徐公美著 | 五角五分 |
| 歐洲三個時代的戲劇 | 田漢譯補 | 五角 |
| 藝術論集 | 李朴園著 | 八角 |
| 藝術文集 | 華林著 | 五角 |
| 唯美派的文學 | 滕固著 | 五角 |
| 新藝術全集 | 新藝術社編 | 一元 |
| 古詩十九首研究 | 賀揚靈著 | 三角 |
| 文藝方法論 | 陳彝蓀著 | 五角 |
| 曹子建及其詩 | 洪爲法著 | 五角 |
| 使命 | 成仿吾著 | 七角 |
| 文藝創作講座 | | 每卷一元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098B

3892

27645

1771



4859